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八目錄

兵部一

尚書

目錄畢

四明趙昌期
吳興茅元儀　同校

兵部一

尚書

兵部尚書單安仁　　宋濂

前兵部尚書單公安仁來謂濂曰安仁之姓相傳出於周單伯之後子孫世居臨淮臨濠今改爲鳳陽自五世祖譜牒失記不知何府來遷自高祖二府君妣劉氏曾祖四府君妣李查二氏而下始見載述然而曾祖王於祖父皆合葬鳳陽縣之延陵村三畔同域繚以周垣植以松柏外立高楔表署名號歲時祭祀

唯詳惟我畢氏世以耒耜書詩爲業敦崇本基惟務
樸質不識末俗侈靡事恂恂款款不能以辭氣加人
人或見侮輒遜避而已故於州閭之間並無所爭訟
衣食有贏餘內以仁三族外以周姻友不復爲自藏
計家法素謹男耕女織外皆不知有其它鄉人觀感
多業爲善良焉先德之忠厚者甚衆安仁不及聞其
詳今也幸逢維新之朝忝被官使　皇上念及舊勲
勑贈大父青亞中大夫濟南府知府輕車都尉追封
南安郡侯大母鄭氏追封南安郡夫人父瑩嘉議大
夫禮部尚書輕車都尉追封南安郡侯母王氏追封

南安郡夫人　天恩深厚貲及泉臺而塋阡窆榰之
石尚未有刻文茲非闕典歟敢具書以爲君子請滌
受書讀之不覺歎曰嗚呼天之於善人其報施也如
吹之必寒噓之必溫此古今之常理幽顯之通符也
今以畢公之事而觀益可徵驗不誣滌與公交遊十
有七年知公之勳業爲最詳倘不附書先德之後何
以白前人積累之深而垂裕於後昆哉公有志事功
雖爲府史晝夜以洗冤澤物爲事當至正辛卯江淮
兵起剽掠相屠劉民遑遑無所寧居公奮然曰丈夫
當出奇取寇可坐視父母之邦淪覆耶遂椎牛釃酒

率健少年與飲整部伍嚴器械教坐作擊刺之法不一月間從之者數萬人新建壁壘橫亘三十里寇至輒曳旗鳴鼓大呼追殺俾無西行乃止退則閉柵自守老弱襁負依爲保障者累十千家當是時豪傑角立割土疆擅號令者比比而是乙未秋公遂移兵廣陵以觀變且曰此輩皆爲人作驅除耳眞人之興氣勢自與恒人殊丙申冬公見　皇上威德日盛統六師而下金陵公曰向所謂金陵眞人者此眞是已乃率部曲而歸之　上大悅明年命戍鎮江公嚴飭軍伍益自振厲敵兵不敢侵境居歲餘會　朝廷始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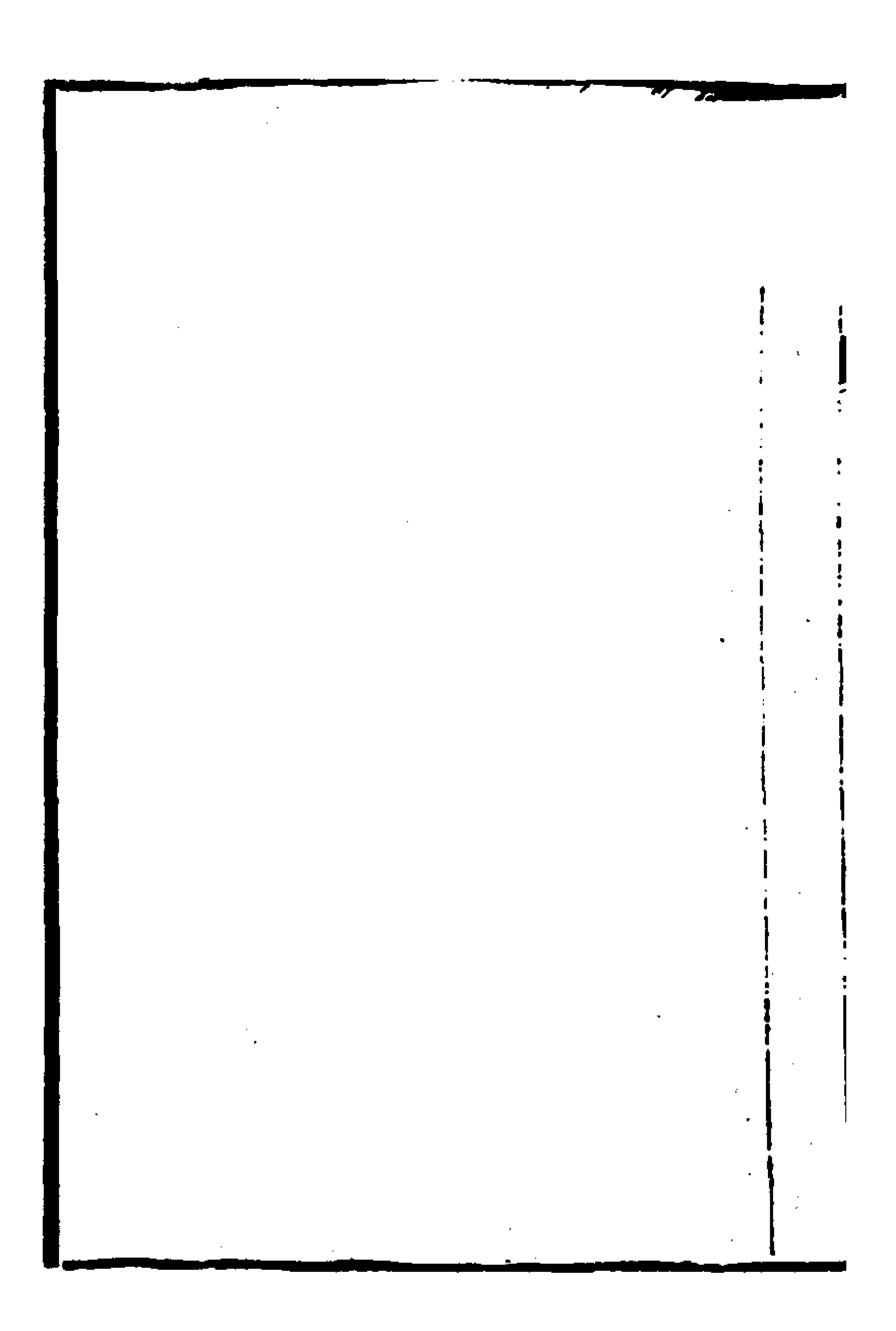
提刑按察司以廉糾不虔　上選公爲副使廵行浙
水東悍將傳卒横賦民糧曰寒糧務朘剝以壹丿公
一寘於法金華民有訟其邑丞受白金者公詰之曰
顧聞爾丞賢爾細民也奈何犯分而訐之卽圖白金
短長圓方來上圖上蕆棄復命詔左證圖之人人殊
公曰是非誣耶衆環目相顧無一語遂以其罪抵訟
者告訐之風爲衰辛丑陞按察使東方肅清莫敢譁
甲辰徵爲中書左司郎中時江淮甫定軍國庶務棼
如亂絲公佐六師李韓公參錯裁斷日就統緒事以
無滯　上益奇信之吳元年丁未閩浙中原漸平嘗

建城闕宫殿修朝享服御儀物廷議可任其責者遂
奏公爲將作卿公精敏多智凡所程量皆中法不苟
明年戊申是爲洪武元年　上即皇帝位陞公嘉議
大夫工部尚書仍領將作事二年夏改兵部公宅心
中正能聲彰聞公年巳六十有七自以精力衰憊請
致其事　上憫其勞從之贈田三千畝牛七十角仍
給尚書半祿養其終身公退十儀眞珠金沙結廬以
居六年夏　上念公舊勳復詔中書起公爲山東行
省參知政事公詣闕力辭而止八年復須致仕詔加
公通議大夫益𢀓數云

兵部尚書滕德懋傳

宋濂

滕德懋字思勉吳縣人元季爲浙江行省掾叅政朶耳只班討方國珍辟爲叅謀渡海颶風大作舟且覆德懋神色自若國珍降留鎮台州三年台人德之國初徵擢丞相府掾從征陳友諒除知信州以才力不逮辭改建昌同知時陳氏故臣王溥守禦建昌所爲多不法德懋以大義律之多所悛改進知潭州尋進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　召拜兵部尚書坐事卒德懋才辯豪爽器量宏偉其學長於奏疏一時招徠詔諭之文多出其手子枋字用載有文學



兵部尚書樂韶鳳傳　　雷禮

樂韶鳳字舜儀直隸滁州全椒縣人元末兵起有經世之志乙未謁　太祖於軍門與語奇之是秋扈渡江叅軍事從下金陵丁酉年授江西行省管勾洪武三年授起居注四年遷給事中尋進中書左司員外郎本年陞兵部侍郎六年陞本部尚書正月戊午
上念天下既定恐中外將卒習於安逸弛武藝命同省臺督府定議教練軍士法凡騎士必善馳射及用鎗刀步兵必善弓弩及鎗凡射十二箭內六箭遠可到近可中者爲中式升定賞罰各有差本年六月改

侍講學士與承旨詹同定祀孔子樂章迎神奏咸和之曲奠帛奏寧和初獻奏安和亞獻終獻奏景和徹饌奏咸和送神復奏咸和之曲七月製中都城隍神主　太祖親爲文遣韶鳳奉安九月編集大明日曆命韶鳳爲催纂官又命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式者頒行天下七年九月　上以祭祀還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章以致敬慎鑒戒之意諭韶鳳等曰古人詩歌詞曲皆寓諷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諂美無復古意矣嘗聞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聞則自警之意怠而自恃之心生蓋自恃者

日驕自警者曰强朕意如此卿等其撰述毋有所避

至是上所撰神降祥神既惠升酬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其辭皆存規諫其舞分爲八隊皆八人禮部具圖以上命樂工肄習之八年三月

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音乃命韶鳳與諸廷臣以中原雅音正之書成名曰洪武正韻九月命改陵寢朔望節序祭祀禮韶鳳奏漢祖諸廟寢園各有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後漢都洛陽以關西諸陵久遠但四時用特牲致祀每西幸即親詣洛陽諸陵每正月祭郊廟畢以次上陵唐園陵之制

皇祖以上至太祖陵皆朔望上食元日冬至寒食伏臘社各一祭皇考陵朔望及節祭日進食又薦新於諸陵高祖永徽二年有司言獻陵三年之後每朔望上食其冬夏二至伏臘清明社等節俱上食顯慶五年太常博士彭璟直上疏曰近代始以朔望諸節日祭於陵惟漢時議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等陵旁立廟園各有寢有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便殿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四月勑獻昭乾定喬共六陵朔望上食冬至寒食日各設一祭如節祭與朔望相值依節祭禮每歲春秋仲月遣太常宗正卿朝拜祖宗諸陵

欽惟我朝祭祀　皇陵舊儀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
十月朔冬夏二至日用大牢其伏臘社每月朔望日
則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與朔望伏臘社同日
則用節禮　上俱從之十一月詔定登壇脫舃禮韶
鳳奏古者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
就屨而舉之屏於側注云屨賤者則不敢陳於尊者
之側長者在堂則汔於階下長者在室則若屨上堂
而不若入室漢魏以後朝祭則跣襪惟蕭何劒屨上
殿宋南郊　皇帝至南階脫舃下壇入廟脫舃升殿
梁太廟中凡有屨行者應皆跣襪唐禮志正旦冬至

羣臣劒賀上公一人詣西階脫舄解劒升御坐前跪賀降至西階佩劒納舄燕會羣臣應升殿者禮同宋
關賓通禮太廟裹獻饋食并禘祫皇帝東階下解劒脫舄仁宗時正旦朝賀中書令門下侍郎解劒脫
舄以次升殿又按神宗時宋敏求詳朝儀太尉中書令門下侍郎解劒脫舄以次升賀訖降堦佩劒納舄
今議於郊祀廟享前期一日有司以蒲藉地設御幕於壇東南門外及設執事官脫履之次於壇門外西
側祭日大駕臨壇入幕次脫舄升壇其升壇執事導駕讚禮讀祝并分獻陪祭官皆脫舄於外以次入壇

供事協律郎樂舞生依前跣襪就位祭畢降增納爲
上俱從之未幾以病免九年起國子司業十二年
三月陞國子祭酒本年八月又詔定 皇太子與諸
王往復書劄禮部鳳考據精詳儀象褒答 上賜諭
曰文廟之設是尊先師也因之爲國學崇歷代以之
訓君嗣教公子也觀斯所以不爲不重故哲王必選
名儒以導學者今朕法前代命爾承是師範尚楷
道使幼者記壯者解毋怠寸陰不但辦汝職任甚有
補於朕政汝往欽哉十三年雷震奉天殿 上以羣
臣多不職罷之詔鳳以病致仕詔鳳爲人和易簡諒

兄弟皆知名於時曰畢册封守曰禮太常卿曰敎諸

暨同知歸去以壽考終

酉初乃除與今不同如此

兵部尚書溫祥卿傳

祥卿山西人寓湖州之長興丁酉從元帥耿炳文守長興洪武元年授大都督府照磨二年除秦相府錄事九年陞長史十三年出知儋州尋改太原府同知未幾陞尚書至是以罪降爲刑部主事

兵部尚書兼太子少保唐鐸傳

鐸鳳陽人從軍守濠州庚子從　上討江州授西安縣丞召還除中書省管勾出知延平府三載召爲殿中侍御史復出知紹興府陞刑部尚書改太常卿丁母憂家居特賜食半俸服闋除兵部尚書改諫議大夫以事左遷監察御史尋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復爲兵部刑部尚書遂以兵部尚書致仕仍食其祿及立詹事府起爲太子賓客逾年陞少保鐸重厚愼密

上初起兵時鐸即事左右　上以故舊遇之爲尚書御史時僚屬或以事連鐸　上重其德皆釋不問

上嘗稱之曰鋅自友及臣至今三十餘載其人交不知變色絕不出惡辭其見恩遇如此卒年六十有九遣官護喪事恤賻甚厚

兵部尚書齊泰傳

齊泰溧水人初名德洪武二十年鄉貢明年舉進士歷禮兵部主事會雷震謹身殿 太祖禱郊廟泰以官九年無過得陪祀賜名泰三十年陞兵部左侍郎明年進本部尚書 上嘗召泰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 上大奇泰是年閏五月受 顧命輔皇太孫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地嫌勢逼詔諸王臨邸中 孝泰建王國所在吏民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不悦謂此齊尚書間我也 成祖時自燕入臨至淮安泰上言

急出勑符勒歸國又與太常卿黃子澄建策凡親王罪輒除國泰欲先圖燕黃子澄不可建文元年北兵起泰專主答詔書命將出師建文君日召學士輩討論朋官法度處便殿弄柔翰詔閫外事一付泰泰遂移檄指斥倒屬藉北兵以誅泰爲名疏請發奸臣齊泰黃子澄等與臣訊究時尚遣諸王督監諸軍泰以谷王穗潰師遁還又慮遼寧二王近燕爲變皆召還遼王至寧王竟不至使李景隆將兵北伐泰極言其不可任三年北兵日進逼淮泗謫泰與子澄官求解兵李景隆書予燕謂齊黃屏竄遐荒可息兵歸藩 成

祖曰此紿我也不聽進兵茁急尋召泰泰及還金川門開建文君遯去泰追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興復被執見　成祖不屈死之籍九族故居爲舖舍人稱爲尚書舖云　仁宗時泰等宗黨皆得赦給還田土嘉靖中知縣謝廷茝爲祠祀泰

兵部尚書鄧州鐵公鉉傳　宋端儀

鐵鼎石名鉉鄧州豐和鄉人幼處州校聰敏邁倫既入國學學問益大除禮科給事中遷五軍都督府斷事官高廟每試以盤根錯節知其能喜而字之曰鼎石法司有疑獄未决多屬鉉以成建文朝擢山東布政司叅政二年乙卯秋靖難兵起建文命曹國公李景隆掛印充征虜大將軍帥師百萬往征駐劄德州命山西河南山東三路給餉是年十月景隆進圍北平城連敗績於鄭村垻等處明年四月師再進又敗績於白溝河北兵乘勝追襲鉉時主餉在行與叅賛

遂州人高巍並魯南奔以夏五月五日道出臨邑晝
酒同盟起集民丁同徐將軍盛統兵高僉事宋參軍
張都御王太守王檢校諸臣固守濟南是月十六日
北兵臨城欲誘降之鉉令軍民堅不肯下攻圍三月
時或出兵討捕互有殺傷已而以計焚其樓櫓揄獲
其臣寇之尤姦者北兵知有備且虞援兵至遂夜遁
捷既聞使使賚以金幣并誥封三世其父仲明母薛
氏年昔八十生膺寵命當世榮之時李景隆以敗軍
召還命歷城侯盛庸掛印代之鉉趨朝謝恩蒙賜宴
餽肉几所建白皆如其言陞山東布政使不數日拜

兵部尚書叅佐盛庸凡運籌策申軍政糧草主將多倚藉之北兵既至滄州以十月晦虜帥臣徐凱復命鉉專城守濟南庸帥兵往來邢博間北兵以鉉故不敢近濟南徑趨東昌辛巳春由萊河還戰蔡城遂略彰德眞定壬午春由德州取道東阿汶上直抵靈壁北兵副將陳暉平安等遂渡淮庸大軍亦連敗績自是不踰月京師平執鉉以八月朔至京師故老相傳云鉉俘見正言不屈令其一顧終不可時年三十七十月十七日也男福安年十二三發充河池千戶所軍

兵部尚書劉儁傳

楊士奇

尚書姓劉諱儁字子奇世爲江陵巨族曾祖伯華祖貴甫慶積於躬鄉里歸重父從政甫益修厥善開實有加一日夢天降赤幟上書儁字是夕尚書公生曾鄉先生命名得於夢因以儁爲名公幼磊落不羈讀書日記數千言下筆成文蔚然可觀既壯志益堅平居言不出口遇事剖決有道鄉人皆奇之曰異時公輔之器必此子也洪武乙丑登進士第擢兵部主事陞郎中遷右侍郎進尚書總制邦政綱舉目張永樂丙戌日南干紀王師問罪擇廷臣有文武全才者總

督軍務公實爲首既受命運籌晝策夜以繼日師歷
賊境罔不克捷既曰彼無辜夷人爲渠魁所脅既獲
元惡餘孽可以恩及之日南之民幸得以靖既凱還
上深嘉之未幾餘孽哨聚林壑構患愈深朝廷以
公聲威昔著夷賊猶伏仍遣與大將軍黔國公往勦
之公曰此行吾當盡除逆賊以死報國師行萬里直
抵化州夷人聞公權忻鼓躍獨元首抗令不伏公晝
夜不遑好謀慮勝總戎有莫能往者公卽親冒矢石
分軍前後掠敵所至輒有奇功一日以前得捷襲寇
至大安海口遇颶風大作揚沙走石晝夜莫辨比進

則人　難行退則敵衆搖合公乃長吁曰天乎天乎夷賊弗天我實奉天遣將如此豈天未欲邊民乎治也即口誦羅隱詩曰運去英雄不自由時且戰且行略無退意卒致後軍弗前勢孤懸絶遂陷賊圍賊用言挑之爾若順我共享富貴保全爾生公厲聲大罵逆賊弗恭殘虐我百姓戕害我邊疆我前奉　命來討不肆戮殺撫安而還豈我之兵戈不振耶特彰聖天子好生之德也不料爾思罔悛復勞天討今日之逼氣數耳賊戲曰可一揖縱公生復罵賊曰堂堂　天朝衣冠大臣豈屈爾腥膻犬羊之下乎劉尚

書雖死　天朝豈無劉尚書乎王師復至爾輩死無
遺類口誦杜甫題諸葛亮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
使英雄淚滿襟賊不勝鼓衆而進公遂遇害事聞
上悼慟不已為之輟朝賜賻葬祭甚厚　皇太子
諸王皆遣祭名公鉅卿各為詩歌以輓之後　皇太
子即位是為　仁宗猶嘉慕之遣官諭祭賜以誥命
賜榮祿大夫柱國少傅謚曰愍節官其家子奎為給
事中

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贈少師謚

忠襄金公忠墓表　　楊士奇

永樂十三年四月十五日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金公卒公世鄞人自少慨慷倜達負氣義壯遊京師遂遊齊魯趙魏以達於北京居北京二十年　上初舉義靖內難布衣入見署紀善從征伐明年署長史又明年陞工部侍郎永樂二年陞兵部尚書兼詹事詹詹事公事　上敬慎小心每被顧問知無不言退未嘗泄以是益見禮遇而委任益篤焉惟導[illegible]君以正直自持言無不盡尤見優待遇同列論事徑情

直發不肯持兩端依阿而處已服善沛然如決江河注之海也兵部機務繁劇公嘗推讓同官之賢能或一事失當則必自引咎人有片善必稱之雖有素與公異意者其人有他善未嘗不稱也里人有數窘辱公公爲尚書時其人由吏來京師懼不爲容公薦用之或曰彼不於公有憾乎曰顧其才可用奈何以私故掩人之長尤好獎掖善類士有得一官而往見公者必戒之曰國家待士厚所望爲民造福耳所至一以濟物爲務聞人出片言語涉峯刻輒艴然色變可謂公眞慈厚者矣襟懷坦夷神情灑落政務之暇朋

徒往來酒一壺棋一局詠歌談謔相得也事兄世華
盡恭撫兄子如子篤交誼朋友卒其子無依公爲長
育之亦有長育之而爲之娶婦者其他賙貧乏恤喪
葬所濟尤多博於史學每論當時成敗治亂之故娓
娓千數百言不竭其源委曲折歷歷如身親覩之者
享年六十有三公諱忠字世忠祖漢考文英以公貴
皆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書贈少謚節愍陳公洽墓志　曾棨

兵部尚書毘陵陳公之死事于交阯也訃聞詔贈少保榮祿大夫謚節愍遣官諭祭命其子樞爲刑科給事中勑工部爲造墳㙜卹其家樞旣倣古具衣冠招䰟與公之夫人合葬其邑定安西鄉三橋之原乃奉禮部尚書胡公濙所述行狀詣余泣拜請銘余嘗辱知於公而忠節事又所當紀者遂不辭按狀公諱洽字叔遠姓陳氏其先浙之樂清人曾祖可山喜爲湖海之遊元季客平江遭亂道梗弗得歸遂家姑蘇之

常熟祖塋初父以貞連世弗仕母唐氏有淑德國朝
洪武中以貞始自常熟徙居毘陵之武進三子皆聰
穎秀異公其仲子也生洪武庚戌正月初六日自幼
端重不為兒嬉甫成童巳屹如老成人稍長貌奇偉
長身玉立人望而敬焉與兄濟暨弟浚同游鄉先生
謝子蘭之門子蘭謂人曰陳氏兄弟才氣如此河東
之薛不得專美於前矣且以遠大期之公讀書力學
淹貫羣籍尤工於書法弱冠用薦登命點軍卒過目
輙識其面且記姓名弗忘有再至輙笞之叱令其去
總戎憚請罪公上其事　太祖皇帝嘉之賜織金湯

鸂鶒衣一襲洪武丙子以貞戍五開以沒公去官至
家時五開蠻寇竊發公匍匐將往以歸父喪戒止之
公不應涕泣以行其後觸瘴癘冒危險間關五千餘
里竟負骨葬焉未幾少保兵部尚書茹公薦公才可
大用遂奪情起復授文選郎中　太宗皇帝入正大
統之初首陞爲吏部右侍郎尋轉陞左侍郎階嘉議
大夫量才任官銓衡惟允復署地官事益有聲永樂
乙酉遷大理寺持法平恕民無告冤者丙戌交趾黎
賊構逆　朝廷興師問罪且命公覘賊蹤跡調土兵
三萬以佐總戎者未幾黎賊就俘交趾遂平既還朝

命掌春官事論功定賞人無閒言繼署冬官名譽尤
振歲己丑交阯餘寇作亂仍命英國公張輔率師往
討之公實與叅贊機務遂擒其兇渠簡定而還肆北
寇猖獗　車駕親征公承命偕英國公訓練士卒于
塞外辛卯復往鎮交阯以克綏輯其民先敎化而後
刑法夷人安之蠻俗爲之丕變窮陬遐裔之間絃誦
之聲相聞乙未還京師　上嘉其功陞兵部尚書階
資善大夫丁酉仍與豐城侯李公彬同鎮交阯兼掌
二司事　仁宗皇帝卽位勑領交阯布政司按察司
兩司仍叅軍事賜誥命追封二代　今上皇帝宣德

改元之初警寇黎利勢益張成山侯王通率師討叛公仍與參贊是年冬十一月八日出師討賊公以爲宜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覘賊勢主帥欲渡河而陣公反覆論以利害且陳方略主帥弗聽翊旦五鼓麾兵以渡公弗能止次寧橋賊自巳至未力戰公遂自奮馬突入賊陣欲擒其首惡身被創甚而了無怖色既而墜馬左右扶掖公欲還營中且曰主帥且退公何自苦如此公張目叱之曰吾受朝廷厚恩四十年報國正在今日吾豈偷生忍恥者乎衆皆潰散公奮勇持戈前進手殺數人知力不能支大罵自刎而死

賍相視駭歎

兵部尚書方賓傳　　雷禮

方賓字　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洪武中大學生授刑部試郎中數月改兵部革除中署應天府事坐累謫戍廣東以茹瑺薦召復兵部郎中會　文廟靖難執尚書齊泰赤其族賓與侍郎劉儁等迎　駕特見委用遂進兵部右侍郎尋轉左四年儁以尚書出征黎賊賓理部事有幹才應務不滯及儁死交趾進賓尚書益以通敏稱七年　命賓從北京兼掌行在吏部事八年扈北征賓與內閣胡廣金幼孜楊榮侍郎金純參書密勿効力居多寇平尋扈還南京時侍

衛缺人建議　敕遣大臣分行各處凡民間子弟二十以上爽健者皆選取以備侍衛𩔖被驕慶其軍悉隸府軍前衛數至二萬有餘立千戶所二十五領之年至六十驗有老疾實狀兵部奏請疎放仍於本州縣照名選補人多苦之以後十一年十五年十八年俱扈行在恃寵放肆無顧藉公納賄賂已徹　九重會十九年議親征戶部尚書夏原吉約寳同諫曰公但來吾自言之夏入奏頻年師出無功軍馬儲積十喪八九况今災青屢作內外俱疲　聖躬少安遠涉風沙誠未便　上怒命夏理邊儲於口北窻懼自縊

上益怒遂戮其屍賓有幹才善以幾警揣上意
以此委任特隆但文廟命解縉品羣臣於賓曰簿
書之才駔儈之心宣廟與楊榮論永樂末年扈從
之臣對曰是時賍貪方賓最甚則爲公論所共棄云

兵部尚書李慶傳

李慶順天府順義縣人洪武中以國子生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後授刑部員外郎陞紹興府知府永樂元年召為刑部侍郎五年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營建北京陞工部尚書二十二年調兵部尚書兼太子少保　仁宗皇帝命侍　上講　孝陵慶約束侍從將士不敢秋毫犯民　上欲獵亦屢諫止遂留南京兵部宣德二年安遠侯柳升等征交趾命慶參贊軍事至廣西病作及交趾境遂卒慶平直剛果遇事敢為不畏強禦深嫉貪婪嫺者以嚴馭下以恕用法有

幹局其在刑部時所領事多不得欵至部凡屬吏與
四交通或私饋飲食慶輙知之加重罰衆畏憚不敢
肆　仁宗即位大理寺少卿戈謙言事其中有過于
矯激者　仁宗不悅時大臣如呂震劉觀蹇義虞謙
吳廷用交口傾之剌　仁宗不聽時惟慶夏原吉不
謂然自是言事者少　仁宗竊追悔勑自引咎且勉
諭謙又責羣臣之嘗傾謙者震乃大愧於慶兩人時
治山陵事多趣辦中官或有過求慶輙不與至相詆
詰不為動若他事未有便亦侃侃爭論未嘗苟徇當
時皆嚴憚之號爲生李

仁宗即位廢請令直隷及各都司官軍更番於京師
操備　上嘉納之十二月　上諭廢日庶官賢否軍
民休戚之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朝夕省覽　皇
考亦嘗書中外姓名於武英殿南廊令都布按司朕
既不盡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誰肯自戒爾爲我具
各官姓名書於奉天門之西序

兵部尚書張公本傳

張本字致中東阿人也九歲爲邑諸生後舉京闈鄉試授江都知縣釐奸革弊豪猾斂跡靖難兵起擢揚州知府尋陞江西叅政巡行郡邑躬埋民事祛除蠹政吏無所容姦舉稱愈起 詔爲工部侍郎已以事迕旨謫交趾布政司吏復起刑部侍郎 仁宗即位以其特立不阿首進南京兵部尚書兼掌都察院事召掌行在兵部宣德初征漢庶人本以戎機從調度兵食庶人伏法遣本治其餘黨本奏漢國吏民為王所脅倉卒從亂可無盡法以安反側 詔從之

一方賴以全活時軍政久弊本奏遣大臣分出清理
爲條例班行天下著在令典　詔兼太子賓客敷
賜聖書褒諭已以戶部政弛又命本兼之本夙夜講
求興廢舉墜必求至當宣德六年本病　詔遣中使
絡繹臨問諭令近醫藥自輔册以國事爲念本涕泣
受　命未幾卒　賜祭遣官營葬世復其家本爲人
直諒通敏持身廉介議論侃侃有古大臣風同遊皆
推服之世傳　成祖嘗宴近臣各設銀器一桌因以
賜之惟本坐案皆設陶器諭曰卿號窮張銀器不知
用也本頓首謝郡邑皆祀學官

兵部尚書許公廓傳　　朱睦㮮

許廓字文超許之襄城人也洪武三十二年鄉舉永樂五年授錦衣衛經歷未幾遷工科給事中復遷鴻臚寺左寺丞十年以薦拜工部右侍郎十二年　文皇北征廓督餉明年營建北京廓提督神木廠工竣特賜宴勞時交趾已入職方戶口田賦未有定額遣廓往理及還條奏數事　上皆嘉納　昭皇即位進左侍郎宣德五年河南民饑流徙者甚衆命廓拊循　上親製詩送之曰河南百州縣七郡所分治前歲農事缺始旱澇復繼衣食既無資民生曷由遂顧予

位民上日夕懐憂慮爾有敦厚資其往勤撫字徒者
必綏輯饑者必賑濟咨詢必周歷毋憚躬勞勤虚文
徒瑣碎所至見實惠勉旃罄乃誠庶用副予意廓至
旌廉黜貪榜示有司弗得復有科擾凡夫匠雜役及
諸采辦積逋租物悉奏免於是復業者數萬戸廓還
上褒賚備至六年行在兵部尚書張本卒以廓代
之本嚴厲詳密廓承其後濟之以寬人心大悅年五
十六卒　論曰巡撫之設即成周以王朝卿出監之
意也洪武永樂之際或曰採訪或曰巡視事已即還
宣德庚戌乃置專職其遷轉亦以年資深淺計也嘉

靖三十二年都御史蒲圻計公敞督學政副使慈谿張公察巡撫有治績者建祠祀之於是張公過余考論得王公彰許公鄘輩十有二人會謝遷官不果祠附主于肅愍公祠內而王許不預焉於戲二公當永宣之際有大造於茲土世尟有知者余故錄於篇以俟觀者

本字凉州

兵部尚書徐晞傳

晞字孟晞常州府江陰縣人永樂初由吏人任時營建北京宮殿命勛貴重臣總之授晞都事功成陞營繕主事宣德中陞郎中尋調兵部武庫司　上即位陞試兵部右侍郎往陝西臨洮鞏昌選練軍士既而虜寇讐殺擾邊命晞參贊甘肅軍務正統丙辰召還實授侍郎復命往守莊浪涼州晞奏言其地戍士多衣冠故族請建學立師以作養之尋轉南京戶部左侍郎歲辛酉征麓川命晞督餽餉賊謀間道焚掠餽運晞訓勵士官出兵邀破之餽道以通麓川平進兵

部尚書乙丑以疾乞致仕贈其子訥爲後軍都事至是卒　上輟視朝一日遣官諭祭勅工部營葬

江陰徐尚書晞始爲郡小吏有富室謀併其鄰某甲田産誣以人命甲不勝拷掠自引服公心憐之密導甲家人訴諸憲司而下文移郡公核實爲言其冤於官而釋之甲泣謝而去歲久公跨驢詣常熟中途遇甲邀公至家公不可甲挽驢不使行時日暮而前路頗遠不得已從之甲與妻泣拜設雞黍以待公適舉杯而甲逸問其故妻泣曰吾夫感公活命之仁而家貧無以報今夕邂逅願以鄙陋之姿侍寢吾夫已假

惜鄰家矣公大驚曰是何言也鬼神昭列使徐脩爲
是邪速覓而夫來則留不者則雖夜必去矣婦依違未
應公色愈厲起解驢欲行婦乃呼甲還公諭慰再三
乃就枕達曙告去夫婦爲之感泣馬氏日抄

兵部尚書贈少保鄭忠肅公埜傳

鄭埜字孟質宣章人父子輔爲句容學官埜少事泰和王敬先學有本原永樂巳丑登進士試政都察院癸巳拜監察御史時　文皇帝行在北京有言鈔法不行者衆謂將起大獄命埜往南京廉其事埜執市豪撓法者奏曰市人聞令皆震恐今法已行矣　上頷之而罷倭寇犯遼東埜往按問戍守之失律者凡百餘人皆應死埜開陳其可矜狀　上宥之出海關吏卒邀阻行人亡逃則受賕縱之去弊積滋甚埜歸至闕悉擒治抵罪丙申北京營造役者累鉅萬

白石安之誣

府尹給銀印

上念有病者命醫藥又慮其奉行不謹命埜察之埜躬履其地特其藥食病者多不死戊戌石州人有詣闕告變者州民與陝人羣聚千餘謀不軌迺擢埜為陝西按察副使埜至察其誣以聞　上命止弗問而誅其造誣者宣德巳酉陝右饑埜巡歷其地乃遣旁縣粟賑焉羸病不能興者命粥食之民以全活庚戌聞父憂號痛輒欲絕治喪悉用古禮服除拜應天尹埜上言京郡秩正三品特給銀印與在外府治不同凡有政務面奉特旨及承行六部都察院劄付迺者監察官巡視遇有公務輒促迫呼忿肆凌壓非所以

崇國體也宜定體式庶如古京兆尹斯可矣疏入從之楚以養民爲務凡市鎮田稅約束有法歲大熟麥有兩岐者民歸德於楚悉拒弗受正統改元進兵部左侍郎時西鄙有警楚獨任其事 上嘉其才荆湘民多隸戎伍楚家亦與焉除籍以示優寵時京師久雨壞民室廬楚竊憂以爲陰沴兵象遂上疏以爲安内靖外在兵統兵馭衆在將必智者然後能運籌制勝勇者然後能奮威摧敵今邊方弗靖川兵禦寇四海之廣豈無如古孫吳衛霍者儻苟不豫求於無事之時何以應用於倉卒之際宜令公侯伯五府并各

管把總官在外都布按三司巡按御史廣詢博訪各衆所知具以名聞儻以不效連坐衆主如此則將帥得人兵政修舉矣　上從其議先是麓川用兵埜舉定西侯蔣貴爲將以往卒賴有功歲乙巳秋七月也先深入逼近畿輔．上親征出居庸關駐龍虎臺埜邑從來馬或勸少憇於懷來城埜以馬革橐尸自誓是月壬寅　車駕次鷄鳴山癸卯次萬金峪是夕金星犯亢甲辰次懷安是夕黑氣四塞乙巳次天城丙午次陽和是夕火星犯土丁未次聚樂驛戊申次大同庚戌次雙寨辛亥次滴水巖壬子次洪州癸丑次

白登王振迫挾進兵成國公朱勇滕行聽命　車駕尋次宣府虜踵至埜上言請疾驅入關嚴兵為殿王振力沮之皆不報又詣行殿申前請振怒曰汝腐儒安知兵事再言必死埜曰我為社稷生靈而言胡為以死懼哉振愈怒叱左右扶出埜與戶部尚書王佐相對泣帳中明日師覆埜死之年六十五贈少保謚忠肅官其子儀為主事埜為人端謹居官勤慎所至有米糵聲十采凜然履官四十年操履如一日

兵部尚書澤州侯公暹神道碑　王　直

侯氏世家澤州公之曾祖父伯謙大父慶先父大亨皆儒業而不仕公諱暹字廷玉自幼端重寡言笑而聰敏喜學慷慨有大志讀書窮日夜不休凡遇宴樂輒先退不欲以酒廢事先生長者皆以遠大期之舉爲州學弟子員永樂癸卯山西鄉試第一遂取進士爲行人以善辭令而剛果能斷得名四川雲南廣西諸土官爭地有累年不决者朝廷以命公至則按圖志考故實召諸老老開誠布公智力貨賂不可移由是皆悅服而罷　上亦以爲能交阯黎麟請命公輔

禮部侍郎章敞往錫封至其境關門低且隘先畢者謂當偃度公止之曰此中國所謂狗竇也於土人出入則宜今天命下臨不可由此度迓者驚懼爲撤關乃度由是蠻夷益謹禮不敢肆既歸毫髮無所受人以此益賢之遷兵部主事虜寇阿台朶只犯邊會昌伯趙安尚書柴車等自涼州分兵出鐵門關攻敗之公與有勞績以外艱歸居喪盡禮而哀戚加焉服除陞郎中麓川思任發反詔尚書王驥率兵討之公在行往來督戰視將校用命與否以施賞罰賊攻大侯州公以偏師往援令於衆曰吾視賊氣驕有輕我心

宜掩其不備卽麾衆薄之呼聲動天地斬殺無算賊大潰我師益奮與參將冉保等遂破石甸等十餘砦聞大軍至麓川賊阻截不得通公與保等由高黎貢山晝夜兼程進與大軍合擣其巢穴賊遂平凱旋陞禮部右侍郎賜白金五十兩鈔五千錠綵幣五表裏

且　賜誥命以寵之贈大父父皆禮部右侍郎尋奉勑鎭雲南得便宜從事雲南饑公發倉廩及募富民出粟以賑之全活甚衆會再討麓川餘黨公引偏師由干崖南甸進破賊子思機發所居寨獲其妻孥輜重捷聞陞左侍郎賜白金七十兩鈔五千錠綵幣七

表裏丁大淑人憂命馳傳奔喪即起復遣行人賜祭官爲治葬遷兵部侍郎復鎮雲南築騰衝城置軍衛爲時議以賊子思機發昔孟養復命靖遠伯王驥以兵往勦之公與都督張軏分軍抵金沙江造船先濟奪賊地爲營於是大軍畢度燬其栅而進賊奔孟養度不能支各鳥獸散去公窮追至孟糯海子等處不可得乃班師諸夷酋長皆震駭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大軍至此眞天威也南夷無復反矣還鎮雲南　今上即位遣使齎　勑嘉勞賜白金二十兩綵幣二表裏貴州饑苗叛攻圍新添諸衛道梗不通

城中食盡命公總督軍務往征之時普定圍急公自
雲南選善射者爲前鋒自將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
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州副總兵都督田禮等以兵來
會克龍里乖西城羊腸楊老冷溪諸路新添平越清平
都勻諸圍俱解由興隆而下抵鎭遠皆平定事聞
上嘉其功陞兵部尚書又進克安莊克西堡長官司
貴暑雨方盛瘴癘大作公得疾舁歸普定醫弗效諸
將問疾惟戒諸將以勿輕此賊宜統兵進勦毋貽患
生民遂卒未嘗一語及私　上聞嗟悼遣官賜祭命
歸其柩於澤州有司治塋以葬

兵部尚書于公謙傳

王世貞

于謙字廷益其先河南人七世祖某仕于金為汾州節度使子孫世世為大官至高祖伯顏而仕元為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追封河南郡公曾大父九思仕至湖廣宣慰使都元帥最後遷杭州路總管卒老於杭遂為杭人大父文始仕明為兵部主事改工部父彥昭有隱君子行受謙封兵部右侍郎再與其曾大父父俱贈少保兵部尚書謙生而頎皙美容止七歲僧蘭古春善相兒而大奇之曰所相人毋若此兒者異日救時宰相也十六補邑諸生時按察僉事

行學督責諸生過峻爭譟而犄之方詆擴間僉事陞
泮宮池諸生皆驚走出謙獨前掖之起僉事脅乃欲
以罪歸謙謙徐對曰譟公者走不譟公者留此易曉
事也今不罪譟公者而罪不譟公者猶可而因以罪
援公者其謂何僉事意悟乃止而謙由此顯名二十
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
暢每奏對　宣廟前　上必爲傾聽而是時顧端肅
公佐長臺事其御察屬甚嚴而獨才謙以爲已弗如
也按江西辯一誣獄出數百人之寃死者藩閫挾和
買爲市廛害謙復按懲之一一方若滌須聲滿道歸復

偕錦衣官校捜捕官河之匿私鹺者謙所按覈於權
倖不小避忌躍下樂安州漢王高煦既面縛降 上
數高煦罪
命謙數其罪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大剴切高煦
俯首戰慄稱萬七而巳 上大悅還師第賞鈔幣與
大臣同入之議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撫税兼練
卒撫民 上手書謙姓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
郎兼河河南山西奉 璽書以往時年僅三十三時
人衆之謙感 上知遇夙夜拊循郡邑延訪父老以
便益爲若歲饒則多出官鏹糴民粟歸廩儉則出廩
平糶減價
粟減直以糶公私得相贍而於下尤利秦民飢徙

入河南者謙令邑各給田初與之牛種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淆河勢將潰謙厚築是障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暨卒責以修補乃至所過經由官道俱責種樹間鑿井以蔭行者而飲渴者其在山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不能至其地往往玩愒請別設御史并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同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為官屯選用充溢謙于吏術民事亾所不精覈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綱紀為急當是時居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毋不夕報可以是得行其志它措置多遂著為甲令滿九歲

遷左侍郎食二品俸得封其父母謙既在官久威惠流聞嘗輕騎自河内歷太行而益有窺者謙厲聲叱之皆大驚散走曰不知爲我公死罪幸赦我謙數當入　朝議事人謂郎不齎金往寧無一二土物如合線乾菌纍頭之類足以充内交際耶謙笑而兩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見交際物之幾何而閭閻短長可畏也因賦詩見志入朝衆忝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是時三楊前後卒而中貴人王振持秉勢張甚以謙無私謁衆之勒給事中延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暑獄　上

振怒適解乃謂大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于謙者
恣甚欲治之今乃非此于謙耶赦之以為大理寺左
少卿而所薦孫原貞王來俱顯名景泰中至尚書與
謙略相埒謙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　闕上書
請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俾以少卿
復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距其初至鎮
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鄺埜以
清幹著而謙佐之以弘斷部事雖稍稍飭然尚扼於
中貴人振不能大展而亡何為正統巳巳虜酋也先
既破略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　上下

詔親征諫與鄺埜上言也先醜豈子耳諸邊將士足制之　陛下為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奉以與犬羊角乎請毋煩六師　上不聽埜乃從治兵而留諫治部事　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　皇太子幼不能監國大后乃命郕王攝政以輔之王御左順門時中貴人振雖已歿虜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於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王旨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捽順曰此正所謂貿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捶之立死又捶二閹之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聲

洶洶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公獨直前
掖王且啓王下令曰振順與二閹死者義激無罪少
選侯得請　皇太后卽族振且籍順等家衆姑退於
是王乃起謙徐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者最爲
篤老臣執謙手而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
直何能爲尋進兵部尚書謙謝弗允乃上言邑駕文
武臣有預軍事進止當以失機論卽死亦不宜濫卹
報許郕王旣卽大位益賢謙虛已委焉入對慷慨泣
奏曰虜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六軍實少
武庫兵器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

掖留
見發

皇太
卹奏

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鏜衛穎雷通張軏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務為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挿毋令失所而潞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悉以與虜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糈奉聽其自運仍以贏米為之直虜所急者草諸厰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他虜馬而是時石亨方坐縶楊洪亦以逗遛當遣謙惜其材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為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不効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　上皆嘉納之虜報益急而侍講徐

力止南遷

理者以曉暢軍事聞且好言天象 上使中貴人召而詢之則力謂紫微中宮皆有變必反故都而後吉諸中貴人之鼠竄者戀土者相軋未定而縉紳士人多遣其私重歸謙乃慟哭廷諍曰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寧此百官萬姓帑藏庾廩萃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虜乘勝驕實不足畏也 上聞之曰善其一聽謙處分十月也先挾 太上皇帝破紫荊遂直窺京師石亨議毋出兵第堅壁以老之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之弱是佐彼張也亟擐甲統大營營於德勝門外諸門

皆有兵總二十二萬虜見我兵勝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我謙乃設伏於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逐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之孫鏜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謙使諜諜 上皇挾駕遠夜令人以火砲擊其營死者千計賊遂退有詔褒于謙進加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言臣以猥薄致位六卿任重才疎已出望外今虜寇未靖邊事未寧當 聖主憂勤之時人臣効死之日豈以犬馬微勞遽膺保傅重任所有恩命未敢祗承不許謙退而語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恥之今謙不能死而以微功賞能無重恥哉復上疏固辭不

許大同參將許貴奏請遣使賫其幣以款虜而徐爲討伐計謙謂前者故非不遣使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遣而虜隨入寇通政王復少卿王榮遣而不獲徵太上一信其狡焉侮我而戕我何似而可言和況虜不共戴天讐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虜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斃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因劾責介胄之臣而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挾重相恫喝抱空名不義之質始欲歸太上而謙之伏禍肇矣謙以涿易真保諸州郡爲京師拱衛而勢力單甚乃皆宿兵使都指揮陳旺等分將

之而右都督楊俊帥馬久之皆屹然重鎮俄諜報虜逼總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於雁門關烽火連關衆皆恐請大發兵援之謙策大虜尚遠塞必張疑兵以脇我乃上方略授亨等使皆堅壁而令各營秣馬厲士使若將大舉者已而賊果不至中貴人喜寧者故俘虜也下獄寔得近而後復没虜爲虜用諸所要挾皆寧謀謙密受計楊俊捕而傑之復授計侍郎王偉誘誅爲虜間者小田兒虜自是益討屈時復議遣使與也先和且迎 太上君臣王直等請之力 上意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强樹焉而

今復作紛紜何衆不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它言和者覬以解目前而得爲備耳　上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於是左都御史楊善以使往而上皇返駕先朝處降虜近畿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令西南方用兵謙與上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厚與之資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少乜患楊洪既自獨石入衛而所留老弱凡八城悉歸也先然彼亦不之守謙謂此宣府垣屏也不可棄乃復授都督孫安計使以精兵由龍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且戰且守八城遂復貴州苗寇久未平侍

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填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貴道且無故而棄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則有黃蕭養又有猺獞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獨運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將勲臣小不中程律卽請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爍霆擊靡不惴惴効力毋敢飾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服謙而歸 景帝能用人 太上既歸 上奉之南城又欲易 皇太子謙以非所職不敢爭而 皇太子立內閣九卿俱加

師傅等官謙得太子太傅且命兼支二俸群公皆一
辭謙獨再辭其文婉約以示誠　上弗許時已擬
下之役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世侯爵心愧之乃推謙
功　詔予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戶謙辭至再三有云
縱臣欲爲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
亨於是亨益愧且恨謙矣　上復賜謙關西甲第謙
辭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去病豎子尚知此意臣獨
何人而敢贅此又不許乃指上前後所賜　璽書袍
鎧冠帶弓劍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護視而已
謙多病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痰甚　上使中貴人

與安太醫院蔣重宿祝之云治痰必需竹瀝　上爲
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且命計謙日用所需悉出自
尚方謙皇恐謝且乞歸詔免朝謁尋賜　璽書褒予
備至　太宗以北伐故宿兵京中甚盛而會承平久
不能無老弱公侯中貴人往往役占土木之難半以
委骨其類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營將不相屬相支
調爲恒謙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營以一都督領
之五千人爲一小營營以一都指揮領之餘兵散歸
五軍等營以備次調雖有楊洪石亨劉溥爲大帥而
進止賞罰一由謙相顧頫首而已洪亨皆老將宿猾

而亡尤貪縱侈自快謙事盡之洪死而子俊侍勇驁
桀不可馴嘗疏請悉發京營與諸鎮兵大舉逐虜而
犁其王庭可以得志謙持不可曰大舉未必能殖虜
殖虜未必勝而彼乘其別部異道而擣我虛寧萬全
策也俊語塞後竟以不法為謙糾論削亨有從子彪
以驍勇著亨恃而强謙出之為大同遊擊將軍以是
益恨謙切骨而中貴人曹吉祥劉永誠者與謙共兵
事亦銜謙氣陵之　景皇帝不豫石亨謀與吉祥等
發南城錮迎　太上復辟南御殿而執謙與大學士
上文下獄謂謙父與中貴人舒良王誠張永等謀迎

寒王爲帝坐以謀反律凌遲處死然實無顯跡可據而廷鞫日亨等加鉆鑕鍛鍊文不勝犢辨之苦謙笑曰亨等意欲死我何益既奏上　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時徐理者改名有貞而與亨比前曰不殺謙此舉爲無名謙遂論斬棄市籍其家自　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歎吉祥麾下有達官指揮朶耳者以一觴酹其地而慟吉祥恚朴之明日復埒慟如故先是杭之西湖湖涸龜底孫原貞時塡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乎吾甚虞于公謙死而陳汝言者亦亨黨也代爲尚書不一載而敗籍其貲列

内府 上召大臣入視已愀然曰于謙終始景泰朝被遇若一身而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耶俄西北邊報甚亟 上憂之時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于謙在不令虜至此 上爲默然是歲有貞以內閣首輔與亨吉祥爭權下獄流金齒又三年亨下獄瘐死家藉彪棄市又二年吉祥與其從子昭等以謀反族謙有一子冕自府軍前衛千戶赦歸 憲宗初上疏白冤狀上憐而復其官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姦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 孝宗初加

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賜特祠於其墓曰旌功見改太資累遷至應天府尹有幹用聲無子其旌繼者數世而至嵩嵩今以都督僉事鎮福建謙爲文肆筆直就詩亦爽儁然少裁割獨其於奏疏尤明切嘗口授兩吏傳寫指腕爲痛所存奏牘若干卷集若干卷　弇州外史曰北地蓋有李夢陽云其爲于謙祠記而曰謙死一時痛之云鶯鶯氷上走何處尋魚嗛而當虜之擁　太上而南至宣府宣府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至大同而大同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而謙獨颺言曰

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功以之成禍以之生然歟否耶謙以介胄分不言和而言戰守當　太上之廻復謙不爲梗小梗者王文楊俊耳　景帝之信謙謂其能禦寇非有布衣腹心素一不合則疑再不合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　景帝乎哉天命所畀大寶中奪小人貪功伏機猝發元勲甫就僇此禍烈智不及避勇不及決悲哉天乎不十載而旋定旌典雪僭微矣純皇帝之爲純也令後世思君臣矣

少保于肅愍公謙巳巳之秋胡虜犯天　皇輿播越
於遼北戎馬蹂躪於郊垧變在呼吸間耳幸不至如
靖康永嘉之禍者公之力也惟公時擘畫所最難者
有七彼時　闕庭閧然而譁監國欲退巳成甘露之
變矣公上陛掖留請立　郕王毛二監以紓衆憤請宣
論王振應族俟　命行誅馬順應死擊死勿論而羣
情乃定一也嗣監國新立法紀不章戰守無具虜患
且方熾也公首正庖　駕失律之罪亟請遣官募義
勇集民夫更漕卒練營兵以備征調且除戎器調兵
食傳檄邊鎮近省並授方畧退虜勤王二也嗣徐珵

倡議南遷踵宋季南渡之覆轍矣公慟哭抗言力排
其議自是根本始固三也石亨請閉九門以避賊鋒
幾以百萬生靈與虜矣公令盡移廓外居人入城背
城而軍德勝門外堅壁清野急散官軍通州倉糧百
萬盡入都城不以資敵四也喜寧嗾虜邀大臣議和
後參將許貴亦請與和緩師是季宋款軍之愚計也
公即出德勝門對壘約戰勵將誓師而虜始震沮五
也喜寧巽族以國爲市此虜奸細也公授計擒之以
絕禍本六也自是虜酋悔禍奉上還京其時外患甫
戢內變漸萌奉迎之議 上不樂聞調停少失于戚

之事兆矣公昌言大位已定不敢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應遣使奉迎　上乃勉從七也且其時閩越嶺南劇盜蜂起南贛西番亦復蠢動公內固京師外籌邊鎮防衛陵寢散遣降胡抗控漕渠開通臨清收復獨石八城堡蒼黃注厝動中機宜一時經畫奕世永賴者不可殫述殆若天授神啓豈公之智算異等抑公之精誠無二耳惟廣西猺　上皇大同城下勅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亦然至京城下亦然公時引據孟子社稷爲重之言實合漢帝分羹之識對襲鄭人伐

許之故智也爭以之成疑以之生悲夫公嘗言此一腔血不知竟灑何地嗟嗟公之血誠已見於此矣太子之易南城之錮公何以自解於　英皇顧九廟列聖享血食於無疆者嘗亦鑒公此血誠也抑世僉謂倜儻非常駘宕不羈者可濟緩急彼繩尺修謹士齷齪難與應卒支變云乃公故潔廉方正一錢不私力遜賜第止宿直房旁無姬妾數椽敝廬僅蔽風雨幾畝薄田纔供饘粥食無兼味衣無累帛巡撫兩省幾二十餘年議事入京也不持一土物以賄貴要兩袖清風之咏汴人至今傳誦之由是以觀論材品者

元重原本哉蓋未有修於奉身而能致其身未有急於徇世而能以身徇國者也視公可鑑已
景泰時立春日正值聖節衆議以先行慶賀然後迎春或以迎春而後慶賀俱未定議俄而于肅愍至衆質之公曰迎春宜先衆曰何據曰不見春王正月春加王上宜先迎春衆是之其機敏一時無出其右

兵部尚書陳汝言傳

汝言　　　人舉進士累官兵部郎中汝言善便佞禦人口給而中實險賊貪鄙時石亨殺于謙初得志汝言諂附之遂遷兵部侍郎進尚書翰林學士員滿而後進者謁曹石欲遷補上難之一日問汝言曰學士亡過多乎汝言揣知曰唐尚十八學士今何多也　上大悅遂如曹石請而汝言益貴幸用事久之坐贓罪下獄籍其家得金帛他貨數十百萬積廡下召百官射之　上顧石亨曰于謙為兵部數年自賜賚外無長物汝言未久乃爾可恨也因桎斧幾地稱

好于誅者三亨俛首流汗不能對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掌詹事府事

贈太師謚忠襄儀公銘墓誌銘　陳

景泰五年七月太子太保兼兵部尚書儀公有疾事聞詔遣中貴人携醫往視且命日奏安否比疾革復遣齎　手勑諭問曰聞卿臥疾以來朕爲惻然念卿舊德豈可一日不在左右特賜白金五十兩爲藥物之助卿尚勉就安痊慰朕懸切之意越三日卒月十七日也訃奏　上爲嗟悼再三輟視朝一日賜賻鈔萬緡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忠襄命有司治葬祭仍召其長子海赴京擢授錦衣衛百户既而

其子將奉柩歸襄事乃來請爲銘神道之碑公之父
文僖公在　太宗皇帝時以碩德夙望被簡輔　宣
宗皇帝于太孫府日侍講讀深荷眷倚公又遭遇于
今如此告余所親見者公諱銘字子新姓儀氏世家
東萊之高密有仕元爲弘化司照磨諱均祥爲稅課
司副使曰仲和者公之曾大父大父也皆有名父諱
智累官至禮部左侍郎贈太子少師文簡其謚也與
其父副使俱以公恩進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兵
部尚書太母贈太宜人張氏母累贈夫人孫氏俱進
贈一品夫人公性孝友事父母及兄克盡愛故稍長

其方問學隨父宦遊四方恂恂自處未嘗恃勢有所
驕傲服飾起居退然不異衆人赴親之喪惟禮是蹈
而哀毁過之洪熈紀元之歲兵部侍郎戴綸以嘗陪
文皇同時講讀知公材德舉應求賢之詔名試擢禮
科給事中公首陳其先公昔嘗待罪經幄獨未蒙恩
典詔乃爲賜前謚於是公捧命書歸祭先隴因道出
武定州得漢庶人陰結人心謀爲不軌之事疏奏于
朝其後果驗未幾與尚書陳山張瑛等日備顧問于
文華殿惟公能持正論有所裨益以給事中歲滿遷
翰林修撰預脩　宣宗實録事畢進擢侍講　今上

授封國也公以老成剛直被簡爲　郕府左長史中
事無鉅細公理治之悉有條緒不紊何以荷隨大爲
上所眷倚正統十四年秋　上受命監國事羣臣
數奏權奸誤國身雖已陷于虜其黨類尚存者乞加
誅戮以爲來戒令未及下公即抗言進曰勦治此類
豈可緩乎叩頭俟得允命乃止　上既入正大統擢
公爲禮部左侍郎又明年陞南京禮部尚書幾歲擧
台還朝拜太子太保兼兵部尚書旋命兼掌詹事府
事間以遠近災異不一因言弭之之方惟在欽天法
祖用賢納諫其次省刑薄斂節用愛人遂錄　皇明

祖訓一帙拜進以致警發之意深見獎納未幾推恩
贈其三代公平生負氣節侃侃不屈緯有父風與人
交重契誼有或戾於理者輙面斥不少貸人能改摺
修省即愛敬如所親或有忤逆於已已自揆前當亦
忻然不較也平生嗜好儉朴雖仕宦三十年惟守先
人之舊未嘗增置一廛一室爲子孫安佚計其有所
自來哉

兵部尚書王公竑傳

王竑字公度號戇菴致仕後號休菴河南衛人自幼好學尚志中正統戊午禮記明年會試第五賜二甲進士累表凡八年始授戶科給事中正色立朝彈劾無所迴避又三年己巳有 聖駕陷土木之禍皆太監王振所致翼日 景泰皇帝監國六部科道交劾振 帝未有旨百官皆慟哭跪伏于庭乞速斷時亦有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順叱百官令退去公奮背起曰順前黨振陷 先帝蒙塵今 上前叱逐百官敢無 上又如此即捽順髮口咬其面順倒地衆

格君　濟世

因蹴踢廝死　帝趨入宮公猶倡百官慟哭不起
帝令太監金英問所欲言對曰王毛二長隨皆振黨
請寘於法遂從門隙出二人衆棰死之天下大悅未
幾虜逼都城人情恟懼公爲僉都御史督兵拒守多
方制禦天下始安景泰初總督漕運兼理巡撫江北
徐淮諸郡大饑死者相枕藉山東河南流移民載道
公不待奏請大發廣運倉糧賑濟近者月餉以粥遠
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以口糧疾病者委醫以治死
亡者與棺以葬鬻賣者贖還其人前後全活者二百
二十九萬餘人醫治得生者三百四十餘人贖還家

者一千三百四十八人及座葬者三千三百餘人於
是居流之民舉安謠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巡撫四
年不荒軍民安堵遂立生祠祀公或又集爲錄曰救
災以傳公因言謹天戒當以進君子退小人爲先又
陳致治保邦二十事其言多指斥權貴權貴人陰中
傷之天順初用是左遷 公爲浙江叅政尋令戸部發
江夏爲民後 英廟覽奏疏見公疏有正倫理篤恩
義等語顧左右曰玆所奏多爲朕也乃命送還河州
後以副都御史起理漕運公奉 命至徐淮老稚迎
拜道左如蟻歡聲動野數日不止會旱漕河涸公禱

祠禱大雨即日江水漲溢舟楫通行甲申陞兵部尚
書公奏天下邊將各陳戰守方略簡嚴京兵勸屯種
復武學時兩廣大肆刼掠陝西虜在河套四川趙鐸
作亂江西湖廣兩省猺獞入境邊報日至公居中調
度規畫允合事機是以都督趙輔都御史韓雍皆奉
廟謨而行俱成功凱還既而公上疏復京營軍士舊
額革除諸將私役宿弊及薦脩撰岳正都給事中張
寧三事內批不報公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吾可以行矣遂五上章乞休以歸既歸日惟課
僕耕田教子讀書躬營宅兆自譔墓志將終遺言曰

我無功德於時死後無乞恩澤弘治元年十二月初三日以疾卒於私第之正寢訃聞　天子哀悼諭祭營葬贈太子少保謚莊毅

王莊毅公竑爲督漕開府淮揚時淸河衛指揮畢姓者行不檢公嘗折抑之尋公遭煩言免官歸過淸河指揮使祇候于江滸具饌致殷懃公嘉其誠款擇受數缶以爲醯醬也既發用之則皆糞穢畢盎猶以銜夙恨云乃公舟抵徐復有言者表公生平忠節　旨下命公還官指揮乃逃遁遐方訃爲死家人故爲發喪治殯以愚里人人有仇指揮者蹤跡其所在執而

訟之于公公竟不較前儁平其訟而遣之淮揚間至
今語曰王都堂不較單指揮不念舊怨云恩按王莊
毅于捽死馬順于殿陛間然綽綽閒方人也 谷恐
又若此 繹屋編

資政大夫少保兵部尚書贈少傅謚恭敏白公

圭傳　　雷禮

白圭南宮人正統壬戌進士除監察御史持憲秉律恒存大體嘗奉　命監出塞兵會虜退召還以才能陞陝西副使司多滯獄至鞫得情悉斷遣之民掠官糧為食者有司擬之法圭惻然曰民饑至此不幸也若拘于法死者衆矣乃杖而釋之景泰初陞浙江左布政浙自葉宗流亂後餘賊有伏草莽者圭計巡撫兵部尚書孫原貞欵宣德意捕誅逋孽因饑奏蠲其租賦發廪勸貸賑濟之數辯疑獄申理冤滯民皆安

堵天順改元湖廣貴州苗賊弗靖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時賊據險我兵不能討乃設法多為疑兵分道進攻賊遂不能支遁去擒其渠首斬之嘗有勑督造戰艦甚急衆議欲賦材于民圭曰不可請於藩府抽分木代造民多德之及名為兵部右侍郎往贊戎務入對便殿厚賜遣之至陝總戎失利圭按兵不戰虜衝突者三不動疑有伏乃引去隨躡之獲十餘騎及牛羊以歸既而花馬池㴑納都俱解去後荊襄賊嘯聚推劉千斤為主改元羣偽總兵等號攻州縣圭督軍務由南漳入遇賊誘之臨城擊破之乘勝

進兵賊退入巢穴山險復雨乃命裨將率卒千餘由
間道出賊後焚其營自以軍臨賊巔其營火遂驚駭
蹂亂斬首數萬級生擒劉千斤等獻俘京師以功進
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適聞父喪乞守制不允既歸
葬驛召至京提督十二營又乞終制俱不允是年甚
見圭請分命大臣巡視民瘼從之陝西土達滿四反
關中震動圭違衆議舉都督劉玉可用卒以成功後
卒于官贈少傅謚恭敏為人敦莊有雅量舊受業師
沒于南宮歲時展謁不忘遇同僚及所知喪事猝不
能辦者輒為棺具存荊湖沔江中值暴風大作舟人

震恐圭神色不動甫登岸舟溺焉在貴州時人有倩中貴嚴酷使刺者誤入圭所擒之刺者驚曰乃我公也即自刎不入仆于地圭呼燭持視略無怒意善遣之其度優弘類如此

陳鉞

陳鉞起家進士授監察御史再遷山東左布政使鉞彊毅有心計深文法而貪墨險詐吏民畏而恨之擢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兵部侍郎馬文升以總督位鉞上頗裁抑其肆深惡之會鉞誅責建州屬夷貉馬不能供迫之遂相繼叛去而太監汪直方有寵巡邊徑遼文升具客主已亡所加而鉞乃戎裝遠迓除道盛供張賄遺僕從交與之既見叩首称直靴佞諛泉湧直大悅還因譖上言文升禁農器不與賊交易故叛上乃就遣直按文升下獄戍邊文升實禁鐵器非

虞恭鉞陰說直虜可罷也　詔直監督諸軍鉞爲帥發騎數萬掩虜虜雖小爲寇而尚通使來貢非有意虞我狎師至壯者跳匿餘老弱咸殺或繫鹵馬牛羊萬計還　上御文華殿受俘進戶部尚書未幾虜大舉復讐陷城堡得男女皆支解舂糜之以殉而鉞匿不聞自如也改兵部愈益傲很所得邊帥賄不貲汪直敗言者訐鉞微行斥爲民鉞兄卒鉞悉奪其妻及孤又臧獲覩之因潛赴京訴鉞用兵時侵盜庫金數十萬及玉蝴蝶諸珍物所掠男女美父子各取一生子逮下錦衣獄按掠吐實鉞殊傲曰侵盜誠有之但

當府悉以饋權貴人某某權貴人咸驚失色爲竭力營救遂放歸餓家居時把持吏長短役亡賴數百千多置園池邸第出入騎從田獵之樂擬矦王矣

兵部尚書項襄毅公忠傳　　戚元佐

襄毅公者名忠姓項氏字藎臣嘉興人也正統七年壬戌舉進士二十二爲刑部郎己巳從　英宗北狩土木陷虜自拔歸間道走七月夜始達宣府足刺蒺藜數百不覺也歸明年進廣東按察副使已改山東所歷多軍功後九年爲陝西按察使會陝西饑不及上聞輒發倉賑全活殆數萬計未幾以繼母喪歸陝人走數千赴　闕乞留於是奪制衷墨㐲還治陝凡五載徵爲大理卿行陝人復馳　闕乞留甚懇　上謂忠得陝人心遂拜右副都御史留鎮其地仍賜鈔

三千餘騎洮岷番亂擊捕降其衆明年成化改元督寧遠伯任壽破北虜於延綏又明年毛里孩舉國犯邊督彰武伯楊信破之於小龍州虜大創去陝土亢且鹵苦乏水公尋故龍首渠濬三十里又疏鑿涇陽鄭白渠灌田七萬頃後二年固原土達滿四煞都指劉清之倔擁衆叛旬日聚且二萬據石城逆殺官軍死傷積野守將寧遠伯任壽廣義伯吳琮巡撫都御史陳价以失事逮詔獄命公總督諸道兵討之公至親擐甲冑厲鋒刃陷陣入時虜勢張甚從高乘我我衆披靡前却伏羌伯毛忠戰死公中流矢兵將潰

涇渠

公即陣斬千戶退縮者陣稍定會有星孛于台斗人
人搖動營內外訛言甚公曰兵家禁祥去疑昔李晟
討朱泚非熒惑守歲乎而功竟以成是在戰不在機
祥也我備之耳時同事者日夜望援兵甚急而　廷
議方且濟師公辭之曰兵有合變吾撓賊水草坐拒
其要足以困賊賊勝之必矣京軍脆弱不習戰即簡練
盡得精銳馳數千里來塞外此自疲祇取敗耳於是
大司馬兩侯伯主議者皆銜公公不顧堅壁待賊者
且百日時時單騎過賊營諭大義且陳禍福賊亦稍
稍相率多來降者獨滿自計罪不得原日熾驍騎挑

戰或戰出刧營大小且三百餘戰當是時虜衆甚銳逹號一呼雲集標樂矢石雨下公奮戰盡擊卻之楊虎貍者滿四愛將也夜出汲我兵偵縛麾下公叱斫頭來虎貍戰慄乞宥死公曰爾死何足顧不足汚我刃宥能自効乎虎貍伏地哽咽願受命公卽解全約束賜之數慰納結以厚恩遣歸爲內應已賊敗出戰虎貍竟賣滿四乃被擒因擊下石城斬首八千級俘二千餘人仍留軍戍之明年論功進右都御史會京圻大水　勅巡視順天諸府公爲賑之民賴以生者幾三十萬人又明年大旱荆襄多流民李胡子者劉

千斤黨倡爲亂　上特命公往平之公至兵二十五
萬聲言勦捕而實諭撫散因徧示山谷衆感悟涕泣
而解散者九十三萬人編戍者萬餘人隨附土著者
三萬人俘斬其拒命者二千人時有星變言官論荊
襄妄殺人所致公再疏自列言爲國任怨未嘗妄殺
因力求歸不許又明年討平野王剛小王洪召還院
已進刑部尚書踰年改兵部尚書時巨璫汪直剛戾
殘詢威懾朝臣屢興大獄百官莫敢駮公特疏發其
姦及擿其黨韋瑛輩　上震怒罷直東廠瑛坐戍邊
有御史戴縉附直祈進　上書白其能奉法　上惑之

直仍領廠事遂首搆公欲寘之死不得得落職去後七年諸奸相繼敗復公兵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二贈太子太保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懿簡張公鵬傳

戴銑

張鵬字騰霄號拙菴世爲保定淶水人曾祖思義祖彜仕國朝官至慶府左長史父榮兵部職方主事並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公幼已負卓異不與里中羣兒嬉年十四失所怙繼失所恃獨處荒夜而向學則勤勵不懈及入邑庠才思日以充正統丁卯以詩經領順天鄉薦景泰辛未中禮部會試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山西道監察御史立朝謇諤有才名凡百施爲務持大體略苛細常條奏時

事關民之休戚者十而人服其切直朝廷嘉納悉下
有司施行之甲戌監會試公明之譽籍甚按治隆
慶等處已亥監南和伯軍之湖廣丙子清理京畿馬
政在在卓振風裁賢聲益著天順丁丑武臣石亨恃
寵作威福人莫敢犯公奮不顧身率同列極詆其罪
亨憾之竟被誣搆謫戍遼東鐵嶺衞尋改廣西南丹
衞後亨事敗人服公炳見幾先甲申　憲宗即位有
還乙酉召復舊官明年超擢福建按察使戊子夏廣
西缺官巡撫推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以往公常謂
居其地備諳民吏土俗凡政令之出甚合時宜面違

境用寧已丑言官劾中外大臣之不職者謂及公
上知公忠猶留巡撫如故尋改理南京都察院事是
非予奪一以至公而臺綱振肅辛卯春復改都察院
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等處明年盜發境内丙申
勑巡視廬鳳淮揚四府徐和滁三州公以恩信爲治
緝捕有方踰年盜息甲午仍還南京理院事是年夏
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丁酉召爲兵部右侍郎已
亥轉左侍郎壬寅特拜尚書甲辰春進階資政大夫
各加太子少保自是多疾常在告蒙遣中貴與湯藥
之資偕太醫視疾累乞致仕不獲允後復請不已

上察其意堅賜之勑俾馳驛以還命有司月給米一石歲給役夫四人陛辭復賜鈔二千緡皆異數也宣乙巳之夏閏四月焉丁未　今上即位詔進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居家優游自適凡七年而終享年七十有二計聞詔有司營祭葬如故事賜謚曰懿簡公之剛直貞介夷險一致凡六爲臺憲歷內地邊方者八所至必感激自効竭盡心力或謂民非得風憲大臣治之不可其意蓋自薦也公言是在人不在官如其怠曠雖風憲大臣何益而事遂寢公臨政簡約每以生事喜功爲戒當歲饑四方奏多盜賊陝西河南諸

處尤甚公報言此輩特逼於饑不得已而然耳惟罪首惡者一二餘悉宥之則其黨自散矣各道奉行未幾果無事其居官處事恭如此公爲人悃朴無華雖居顯要自奉如寒士資性樂易莊重不立崖岸不輕笑語其色侃侃若不可進然待人追誠故多樂爲之用云

兵部尚書余肅敏公子俊傳　丘濬

公姓余氏諱子俊字士英眉之青神人也其先郡之京山人元末入蜀父祥仕爲戸部郎中公生十歲而孤自幼有大志迥異常兒見者偉其不凡稍長從尖廉憲中受詩經中景泰辛未進士第授戸部江西司主事陞福建司員外郎在部屬中爲開敏精屬嘗有兩勢家爭田久未决部檄公理之其地名偶與小爭者姓同訛爲其家故產公曰然則張家搆盡張產耶卒爲直之一時能名聞諸上下部有難理事輒以委公天順庚辰出知西安府府居會府下公務叢委訟

謀紛紜三邊之事咸萃於茲而使車過往無虞日公
處之裕如也在任六年治行爲關中七府之冠　賜
璽書旌異歲丙戌擢陝西右叅政督三邊軍餉明年
陞右布政使時有滿四之變用兵所需取給有司公
在軍中督屬趣辦罔有廢缺是役公經畫之勛爲多
庚寅轉淛江左布政使關中軍民皇皇失所倚賴幾
六閱月會西夏有警廷議以爲公居陝久民夷信服
莫如用公遂拜公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時虜入黃
河套久不出　朝廷屢遣文武重臣總制諸路軍馬
以備之公具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也三

邊之中延慶於內地爲近　國初逐出北虜遺黃
河之外至正統初始渡河來犯近邊廷議者始請於
沿邊地立界石東西二千里於界石外開創榆林一
帶營堡後累增至二十四所延袤千二百里屯軍積
糧以扼虜入寇之路又於營堡三十里外築墩臺以
瞭望虜闖境即舉煙以示警用是邊境久寧天順以
來虜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於窺伺惟延慶
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以爲
鄕道遂知河道所在入屯其中以伺機變自是虜擁
居內而我列屯守圉反在其外一入其中不得自反

遂至遣將聚兵以爲之備計以近日用兵所費芻糧銀鈔以萬萬計今猶屯宿重兵未見寧息將來供給又難計算臣愚以爲莫若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爲邊墻增立砦堡雖非天險要爲有據況舊界石一帶多高山徙岸間有川口亦有限數乞 勑沿邊將須各統戍卒及行附近布政司起倩民夫付臣統領依山形隨地勢或鏟削或壘築挑塹延引相接以爲邊墻仍乞 勑參副遊擊等官領兵於界石之外下營架礮以爲防蔽事下諸守將計議以爲虜未出套未可庀工虜既出乃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砦西至寧

夏之花馬池延蔓幾二千里毎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崖砦連比不絕於其空處築堵者三横一斜一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爲堡十有三崖砦八百十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月之間厥功告成自是虜寇稀矣初榆林列戍始於正統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以河南陝右客兵班上助之未有衛也成化初議者嘗請於榆林堡立衛然未就緒至是公始請以先年陝右清出遠年不明軍籍及有罪責戍南土者之子孫免其遠戍就近編伍以實之且又拓其城比舊加廣凡軍中器用百爾具備

屯戍　學校　田糧

寧範銅鐵爲之款識以歲月又擇軍中子弟之俊秀者爲弟子員奏請建學立師以教之榆林俗不藝圃公求種於遠教民種植自是蔬菓與內地等又於界石外開地以爲屯田給軍民耕種得糧十數萬石以助經費自是榆林爲重鎮而與寧夏甘肅鼎立而三矣虜自後經城下必惴指相顧不敢鳴鏑向之癸巳公以功轉左副都御史又明年進右都御史乃鎮延綏公在延綏首尾六年說者謂榆林之鎮　國初未有也有之始於正統然皆草創未備自時厥後鎮守巡撫者非一人至公而後守禦之具始大備云丙申

以本官移鎮關中有　詔命議弭盜安民之策選將
厲兵之方公乃條上事宜凡七一曰衛國之計二曰
保民之計三曰弭盜之計四曰安民之計五曰選將
之計六曰守隘之計七曰善後之計其所建置皆關
中軍民切要急務前人未來者疏入皆從之行之至
今人以爲便是秋入　朝議事奏免岷河洮三衛之
民戍南方者一萬有奇易置南北之更戍者六千有
奇就以分戍固原之胡盧峽并魏王城設平虜鎮戍
二千戶所領之既歸鎮岷州四簇生羌作亂移兵平
之獲首虜四百岷地險隘自　國初指揮馬燁深入

其地至是再見于公羌人遠遁相戒曰馬帥復來矣
誓不敢叛捷聞賜勑奬勵有北虜懾其威聲西戎遣
其劉劬之褒初公在西安時患城中水多苦鹹民以
爲病宋時東引龍首渠水入城以利民汲其後湮塞
成化二年又西引滈河之水自丈八頭起修石砷以
啓閉導節放水二分至西門十有五里貫城中以足
民用餘水洩出城積滯日多幾與城甚等將至壞城
公有意欲修之未果至是乃議亦如丈八頭開新渠
以洩餘水經漢時故城以達于渭以免公私之患人
至今便之號爲余公渠又涇陽縣舊有洪口堰山高

水下不利灌溉乃出公帑責健吏鑿山開道溉田千頃至今永爲秦民之利過者思焉丁酉召拜兵部尚書論前功加一品俸逾年加太子太保　賜金瑪瑙帶織金麒麟衣一襲時遼東巡撫大臣依附中貴請舉兵征建州內附女直詔下兵部議公以爲自古馭夷之道守備爲本建州乃羈縻邊衞　祖宗以來不盡以中國治治之既多設官以分其勢又開馬市以掣其黨許買牛以結其心非示之以弱也治夷之道當然爾今其酋伏當加等罪狀未著遽欲出師征之非　祖宗備邊本意如必不得已宜別遣重臣往彼

節制相機戰守公之意蓋欲別遣主帥使邀功者不得行其計然而竟不可沮則復極論其開釁失利之由貽患邊方欺罔之罪是時權倖氣燄薰灼公敢與之抗人皆爲公危既而相繼敗去公卒無恙時貴州守將恃有奥援亦言播州苗賊齊果等出肆劫掠恐滋後患乞調湖廣四川軍馬五萬會貴州討之公言賊在四川而貴州守將請討必有主之者與師五萬以三月計之計用軍餉六萬七千五百斛半年則十有三萬五千而楚蜀山路險阻不通舟楫取給負戴必得兩倍之數候運至天氣熱而瘴癘作非計也

上是之乃止庚子丁內艱服除卽驛召改戶部尚書癸卯秋大同有儆僉議邊備久弛非公莫能振肅之乃命公節制沿邊諸軍事公請兵數萬分戍虜入寇要路守將服公威望紀律一新虜聞之引去尋召還甲辰以星變上言大要欲　朝廷節財用而無浪費於土木禱祈重鹽法而無以實數作羨餘以賂權貴禁奪民利而不許貴倖乞閑田罷中官俾歸給役官中而無預外事凡此皆人所難言者時論快之三月

上以大同宣府乃國家藩屏雖有鎭守巡撫等官不足倚仗兵荒之後疲敝已極必得重臣庶其有濟

乃勑公總督兩處軍務自總兵以下咸聽節制公即日出居庸歷宣府至雲中乃上疏言大同宣府兵民疲敝誠如　聖諭然舉事必先其急者今日事之最急當舉者莫急於修邊墻臣向修於延綏已有成效乞以是法推而行之宣府大同及偏頭關自東抵西一千三百二十里各為墩六百一十今舊墩見有百七十擬新築者四百四十每二里立墩臺一高三丈濶如之對角為懸樓二空內挑塹闊丈五尺深殺隔之五計用工五百十日可成一座以萬人十日計之可成二十座一月可成六十座兩月可成一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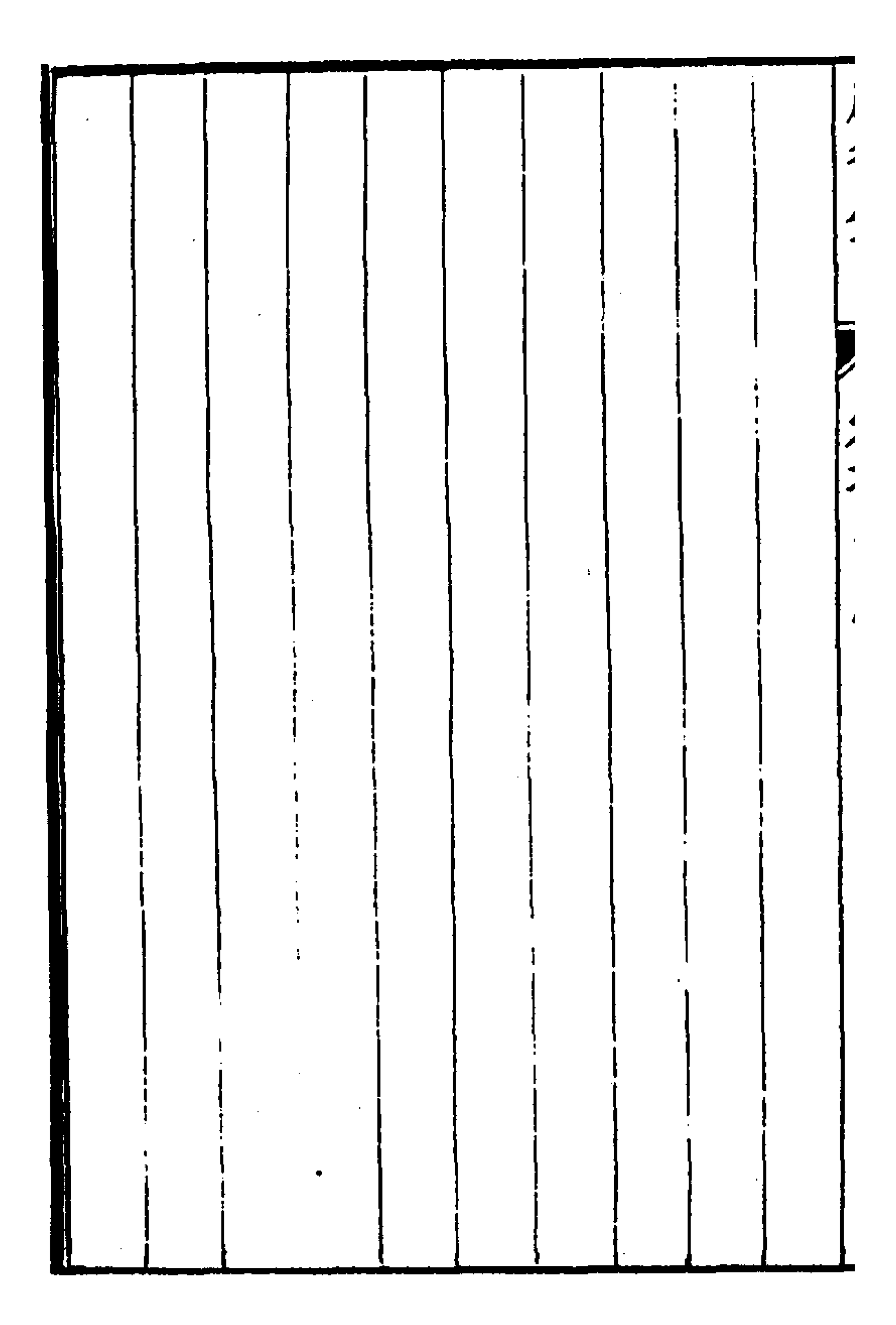
十座以十人守之非但以瞭望而亦可以四而拏賊使賊不敢越毎歳夏四月秋八月興工遇警即休事已復作暫借用軍民之力踰日勞擾然而一成之後歳省邊費萬萬　命下如公所奏行之既而宣府守將不遵約束公奏劾之而忌者因而造爲飛語俄改左都御史專鎮大同忌者猶擠公行事命工部杜侍郎及科道官往按之案卷明白無有所私乃止落太子太保以左都御史致仕家居未逾年復起公典兵政比至屢疏以病乞休致不許悉復舊所兼官未盡兩月　憲宗皇帝賓天　今上嗣位屢以疾求去不

允疾已亟猶命臥理部事屬楚蜀大荒公慮有變猶力疾草疏乞遣將臣鎮壓之以銷未然之患既封進屢問左右章出未或曰否遂側身面內而卒時巳酉歲二月二十二日也享年六十有一 上震悼輟朝一日遣官葬祭贈光祿大夫太保賜謚肅敏公沈重簡默外若和緩內實嚴毅自爲部屬時事事不苟有一事不當輒熟思寢處之夜以繼日或對客猶沈吟未已或問之曰官中一二事恐不當耳凡奏疏文移必自起草每夜至二鼓方寢雖疾病中不廢人下事罔不經心而於國計邊務尤所注意一生仕宦京朝

之外皆在西北二邊而於關中尤久於榆林事為羣
其功尤大而灼然在人耳目者在修邊墻一事其後
又以大同宣府切近京師依倣所已行者為之竟為
忌者所沮不克成論者謂其功程已有次第假使未
為讒善但十得四五而亦享四五之利不猶愈於盡
廢乎論曰古稱儒臣之守邊者首稱韓范然二公之
事載諸史傳者議論居多槩槩乎見諸行事而有實
迹留於後世者亦不多見也今余公之建功在延綏
環慶之間萃二公故壤也而榆林邊墻之修延袤餘
二千里虜人望望而去邊民優游以嬉者餘二十年

矣使繼公者人人皆體公心踵而葺之使毋致廢壞則公之功留於後世者豈下二公哉夫天之於夷狄固限之以山川山川不足而以人爲補之因阨塞之關順形勢之便以扼異類之衝突似不爲過是故秦人築城非非而不量力不恤民則非也烏可以噎而廢食哉北魏高閭亦嘗建此議矣而不克遂而公則遂矣且有效矣而或者不廢其前功而顧逆料其後弊何哉忌之也亦非專爲公也方公建議時有云凡事務須足到目過似能經久者方始爲之予因知公苟然而漫爲之者邊墻之修成不成不足惜而所

惜者民財民財不足惜而所惜者國計嗚呼快一巳之私而忘國計之大斯人何人哉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傳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字時雍湖廣華容縣人天順已卯鄉試第一登甲申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兵部職方主事進車駕郎中調職方太監汪直怙寵貪功謀取交阯有旨檢永樂間征調故事大夏匿之事遂寢舉用守將有暮夜懷金謝之者大夏却不受太監阿九兄任京衛經歷以罪爲大夏所笞 憲廟入譖捕繫詔獄求其過無所得乃釋之陞福建右參政巡視海道以父喪去官弘治已酉擢廣東右布政使田州泗城不靖大夏往以禍福諭之兵遂不用廣

東寇作督府檄大夏討之大夏下生擒之令有獲必
審實乃斬得生者過半壬子陞浙江左布政使癸丑
河北徙妨運道擢大夏右副都御史往治之未幾決
張秋鎮大夏議於孫家渡四府營疏上水以分水力
而築長隄捍之隄起胙城盡徐州亘三百六十里功
垂就中人有譖其糜費官錢者詔遣太監李興共事
且察大夏所爲興至覈卷籍卒無所得甲寅冬功
成乙卯召還視院事進左副都御史改戶部右侍郎
進左侍郎丁巳虜寇宣大以本官兼左僉都御史往
志兵餉奏減價寬民別設廪於近地募商人上納芻

家不得牟利戊午春還京三疏乞致仕許之庚申別
廷臣薦起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進
賢才斥貪穢裁冗費更役法上下不便者一切正之
踰年召爲兵部尚書壬戌夏至京　上召諭之曰朕
召用卿何爲累辭邪對曰臣實老病况比年民貧財
匱萬一變生不測臣懼力弗克濟故不敢來　上默
然後復因召對備陳軍民困苦之狀　上歎曰朕豈
知天下軍民貧至此邪乃詔內外諸司凡損於軍民
者俱查議以聞　上一日召大夏及都御史戴珊問
天下何時太平大夏對曰求治不宜太急惟每事與

大臣議之必求其當行之日久天下自治又嘗言鎭
守太監極爲民害　上曰徐思之越數日諭曰鎭守
之革誠如卿言第去之不宜太驟莫若因其有罪次
第召回勿補爲愈也是後奏減光祿寺無名供億裁
汰騰驤勇士及諸監匠役之爲國蠹者内外快之而
斂側目正德初諸將軍當番直者故不入侍曰大
夏剪　朝廷之爪牙矣幾及禍賴中官有識者諫救
乃免丙寅春四疏乞休加太子太保賜璽書月廩歲
夫乘傳以歸後逆瑾用事惡正罷直而焦芳劉宇復
媒孽之戊辰遂以田州岑濬事逮繫詔獄謫戍肅州

庚午夏以寘鐇之亂肆赦得歸瑾敗復官致仕正德十一年五月卒　遺命毋乞葬祭恩蔭撫按以聞遣官諭祭營葬賜謚忠宣大夏清修剛介而中實坦易喜人之善恕人之不及自奉甚薄食止一豆衣裘無餘襲不居城市未嘗干人衆薦及為人請託自守泊如也敭歷中外政績卓然晚年受知　孝廟每朝罷傳宣術御陛而上面與商確時事雖公輔貴近有不預聞者嘗召對自旦至午倦不能行命司禮監太監李榮扶掖而出又嘗命密具揭帖大夏對曰事之可否當內洽臺閣外付府部如用揭帖久必有弊且非後

法其欲斥汰冗濫敢於任怨竟爲權姦所構垂老戍邊而毅然之氣卒不少變完名全節雖夷狄皆知重之士大夫識與不識稱爲劉東山云

兵部尚書劉公大夏傳　王世貞

劉大夏字時雍其先世爲東平人自宋而有都統制實者從南徙者籍華容十二傳而爲按察副使仁宅以循吏名仁宅有子是爲大夏舉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又明年廷試高等改翰林院庶吉士居二載解館當留而大夏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遷員外郎進車駕司郎中還爲職方司郎中大夏之郎中

職方也明練於天下事所奏覆多當　上意大司馬倚之若左右手而是時中貴人汪直與保國公威寧伯比而創遊幾大夏欲抑絀之不能時時扼腕安南黎灝破侵占城地西略諸土夷敗于老撾中貴人汪直欲乘間討之使索英公下安南牘大夏匿弗予尚書為傍吏至再大夏密告曰兵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朝鮮貢道由鴉骨關迂迴數十程奏請由鴨綠江便尚書欲許之大夏謂由鴨綠江誰不知便顧迂之而待今日殆有微意在乃弗許并大同師失律倉卒告警大夏規調兵食有餘太宰才之欲以

爲少司馬不則太僕卿而大夏亟請外得福建參政巳遷廣東右布政使再爲左布政使大夏之三任藩宣日夜講求民瘼吏弊所創革必經久不爲目前計一切以身當之而旌尚風誼舉隱逸試士經術不小倦陳獻章旨以道學名一世少許可顧獨與大夏善而稱之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毋論於今人中卽古人亦未易當也時河決張秋詔進大夏右副都御史往治之祀河神而所焚帛灰結若人形物議洶洶大夏不爲動乃自上流孫家渡疏其隹可三十里役疏四府營之塞可十里起長隄以分大名山東水

勢而別河張秋之南以通運艘河就馴揮艘無滯功重而費輕逾於徐有貞甚　璽書褒賞入為戶部右侍郎遷左侍郎治邊餉時宣大之糴皆為貴家利大夏禁止之別募商使上粟而下抑其價庾豈士飽亡何移疾乞致仕大夏素倦功名既歸築草堂而居之僅數楹天下因稱之曰東山先生而會廣東西督撫缺即家起大夏以右都御史任之其吏人思大夏遺愛鼓舞稱慶大夏亦精心無倦裁省供億禁斥貪殘一時肅然盜賊亦為之衰止大夏之在廣東西一歲所再求去皆不許亡何召為兵部尚書力辭復不許

言奏民窮財盡

既廷謝　上御煖殿召問之曰朕數用若而數辭疾前復力辭若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此故辭耳　上默然居數日復召問曰徵斂俱有常何至今而獨言民窮財盡也大夏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固未暇論即臣在廣而廣西取解木廣東市香藥費罔以萬計　上曰若嚮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徵斂可一一議而革也於是　上益察知大夏廉且練事時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見知　上嘗常朝坐金臺有宣必大夏再宣必珊而御文華有所召對亦必

大夏與珊偕將虜數犯邊而太監苗逵者在延綏嘗搗虜營妻子小有尅獲乃有以捷聞上器之密謀令帥師搗虜而問大夏曰若在廣知苗逵之搗虜乎延綏至今少息肩大夏對曰臣在廣不知然詢之從征將士知之所俘獲婦稚十數耳幸而大虜方深入不相値値之則無噍類矣 上曰即爾 太宗何以屢得志於虜大夏曰 陛下神武故不後 太宗而將領士馬不能什二三擬也且其時淇國公一小違節制而舉十萬衆悉委之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唯有守耳而戴珊亦從傍贊其語 上遽曰微二人

君幾為人誤益前是　上以問大學士劉健等亦力
言其不可　上猶未信也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
上與大夏語及之而怒大夏曰法司持法任其怨而
上任其恩似未足深怒也　上曰古亦有之乎對曰
孟子云舜為天子皋陶為士師執之而已　上默然
已而曰若固為閔珪解也大夏皇恐頓首謝　上徐
曰珪第執之過耳亦老成人何可輕棄竟允珪　請一
日問諸衛所卒強可用否大夏曰嚮者臣但言民窮
而卒殆甚焉何以作其銳　上曰在衛有月糧征戍
有行糧何乃窮也對曰江南困轉漕江北困京操邊

困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師共之能無窮也 上歎息曰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爲人主居數日令九卿大臣各以其職言便民弊政而擇行之莊浪土帥魯麟爲甘肅副將求大將而不得恃其部落強徑歸莊浪以子幼請告有欲予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處之散地者 上以問大夏對曰彼虜不善用其眾無能爲也然未有非分予之印非法召之而不至損威乃爲疏獎其先世之忠順而聽其就閒麟卒快快病死 上復謂大夏京輔左右肘而弱欲各宿兵於其地大夏乃因御史議請以保定操卒

爲人選之鎮以爲西衛而東兵納之密雲薊州以爲東衛報可而中貴人監京營者恚失兵爲役造飛語搆之宫門　上以示大夏而諭曰禁地豈外人所能及不過此曹子不利失兵耳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常乏大夏意欲削鎮守中貴人對曰臣無暇及他鎮即在廣而廣之會城撫按總兵三司供億不能敵一中貴人餉何以不乏　上曰然第祖宗來設置此輩已久安能遽削之今必令康如鄧原麥秀者而後補不然姑闕焉可也司禮監太監陳寛選坐營中貴人上面命大夏偕大夏對曰故事獨太監專之非外臣

所與聞　上曰豈憂此曹惡汝耶我在何慮之有
大夏與英國公懋偕寬往而中貴人苗瑋恃以貴故
不肯與逖　上業許之矣既而謂大夏不至即參奏
大夏曰如前旨何　上曰吾雖意許之未發也何謂
旨既而瑋果不來大夏與陳寬等參上　上切責瑋
示若遠縶者而姑宥之　上復語大夏諸司言弊政
詳矣而不及御馬監光祿寺者何夫弊莫甚於此二
曹大夏曰　上悉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之耳無何
特勑兵部侍郎同給事御史清理歲省費十餘萬由
自是中貴人聞而有側目大夏者矣　上嘗語人曰

一侍郎才足任艱大大夏不對再言之又不對　上
愕曰吾所言者才不暇及大節卿不對者是也旣而
大夏亦稱一侍郎才　上曰劉健亦稱之其人負虛
名而寡實用且技作威福　上又言健復稱其鄉人
某甚不合朕意後知之乃都御史劉宇也宇覘以媚
逆瑾敗而兩侍郎者亦皆不稱　上自是益信大夏
與戴珊賞賚金帶肴醢無虛月至以玉帶鹿脯賜
大夏　上一日召對良久曰近職者集矣諸用事大
臣皆杜門若二卿門何必杜也因各手白金一錠授
之曰小佐而廉且廚毋廷謝恐他人或觖望　欲

君臣恩合如此

有召大夏在班而　上之不見次日諭大夏吾欲召汝汝不在班恐不免御史糾故已之且汝同列有忌者蓋是時劉健爲内閣首臣馬文升以師臣長吏部皆篤老而大夏珊獨屢召不能無少望而偏聽之說進然　上益重之珊以老病乞骸骨屬大夏一從臾

上謂卿珊何以亟求去珊不敢對大夏爲言珊實病且用身率先御史而病弗勝御史嘗見彈射不便

上曰主人留客堅客且爲强留珊獨不能爲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已泫然者久之珊與大夏皆叩首流出而相謂曰死此官矣俄而　上崩　武

宗立大夏所條奏十餘事皆剴切有詔行而　上少
而從左右爲狎遊幾已露時戴珊已卒大夏與馬文
升相繼乞骸骨詔進大夏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賜
璽書乘傳續廩給扶瀕行又賜白金彩幣寶鏹而郎
中李夢陽爲東山草堂歌語跌宕悲壯天下傳之大
夏歸未幾而逆瑾亂政與中貴人修大夏郄劉宇又
欲開造膝事銜之與焦芳比而譖諸瑾曰籍大夏家
可當邊費十二於是以廣西土帥岑濬事族及大夏
而訊之欲坐以激變死中外識不識咸惜大夏　先
帝朝遺老濬不反何名變事與大夏不相涉何名激

而無敢以語瑾者屬三法司議左都御史屠滽言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愕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時居內閣皆不能直抗瑾而婉解之又瑾所使使詗大夏家實貧始永戍甘肅衛大夏怡然就道所至人聚觀相指識爭損金以資道路費大夏謝不受居甘肅久之瑾誅始赦歸尋悉復其官爵於是言官交薦大夏謂當倂復其廩秩而中貴人在事者尚不平大夏不許大夏杜門教子弟爲敦睦耕稍羨即以貸予姻族天下猶以其存亡爲重輕居數歲卒壽八十一言官復推大夏詔予祭葬特贈太保謚忠宣

弇州外史曰弘治最多名臣內閣則劉健李東陽謝遷六曹則耿裕倪岳俞子俊周經張悅戴珊閔珪曾文侍從則楊守陳吳寬王鏊方鎮則秦紘王越要未有如三君子之灼灼者也恕直諫重天下然不難於孝宗而難於　憲宗　孝宗仁君也然而煩以齟齬終豈非所謂事君數斯辱也耶文升數更中外歷權寄不屈不勝叢以才力勝者大夏仁心爲質道揆法守晚際魚水密勿都俞庶幾有三代風哉造膝之語小有傳者覺　主聖而臣微不及也人謂恕似魏玄成韓雍圭文升合姚宋而小遜之大夏似李泌司馬

光又曰恕強差近名大夏弱差近實文升祿差用術
其然豈其然哉
嘗過厓山弔文忠祠及宋慈元后陵泫然曰后與張
陸二公同死國今大忠有祠而慈元不祀義弗稱乃
謀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　爲戶部侍郎出治邊
餉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刪或取禍公曰
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隊至
彼問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乃檄通衢云其倉
鈌掛若干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客商家
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卽中貴子弟不

禁也盍往時糴買糧必百千石草必千萬束以故貴
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人糧草績運年利此法立有
糧草家自得告輸貴子弟即欲收糴無所得邊人言
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糧而私家有餘財矣

藏書

劉忠宣公大夏成弘間多碩人粹然偉然足稱古純
臣者公是已公生而岐嶷頎敏楊文定一見目爲國
器髫年從父憲副公任父按部歸厭新靴公疑出時
無是即以請父示爲餘廩易者乃釋門者手一銀釧
遺公公引付父所善大參某所詰其從來跡猶時譏

遜若此介其性成耶甫弱冠發解臺司成有司佐遂
公念里中阻饑固辭謝焉已成進士選貢中秘懇願
外補習民事執政嘉之既授諫垣以親在辭乃授兵
部主事已為職方郎時警報旁午調發軄守諸巨務
尚書余子俊悉倚公畫才望爛著時權璫用事適兵
侍缺欲援之超補尚書亦喜得公助已數趣之造謁
且擬助之贊公固辭謂福薄不敢承久之以貲擬晉
冏卿公又以志在親民為言乃出參閩藩其恬於進
也如此　泰陵初立庶臣奉　詔為公陞督撫後瓜
以常調轉廣東右轄已轉浙江左轄歷藩司凡九

年始以河患晉副都御史踰二年晉戶侍理餉雲中遂即三疏乞休已乃起嶺南大制帥踰年召爲大司馬無何　泰陵升遐　武宗嗣政在權當遂乞骸歸歸三年而劉瑾之難作先是理河事竣餘工費二千金瀕行潘臬舉爲公壽公令籍之府帑彼逮經示二司擬以遺瑾公曰此寧能飫彼意第舉殘骸畀之耳繫詔獄將甘心焉同難者謀行賄紓禍乎姓丐貸四方知舊擬醵金公曰如此而死抒一身耳如此免死則累一生且累子孫矣頗居中承得減死戍肅州行時故人贈遺悉謝絕止受同年李文正一羊裘至肅

無資諸司憚璋毋致餚殽三學生徒輸食之有總戎某公所舉者遺百金曰患難中非復在伯時公曰不聞語云及其老也戒之在得乎豨將某遣使致餽物其使不受亡返公曰吾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錢若受此僕竊之逃不將隻身陷此耶尋同成鍾尚書案貴果爲僕竊而逃人服公先識云公自髫至老即患難顛沛中介節不渝若此自理餉得請歸預爲壽藏紀其生平履歷歲月刻石載歸遺言子孫毋丐名人撰誌銘毋援例求恩澤公蓋不獨生忘榮利身後名寵亦忘之矣公嘗曰居官以正己爲先所謂正己不

特戒利亦嘗遠名不虛耶叅閩經略海防分寨造艦建廩計儲政至今垂焉轄廣東以恩信撫諭用州叛不煩一旅繼平後山寇下生擒令不妄殺一人公郎經武亦仁心爲質耳在越提調棘闈忽遺水滲士人大譁公權宜聽其出留譁乃戢且得士爲盛隨機應卒智亦圓矣河决張秋公身親量度疏上流以分水勢築長堤以捍橫流五旬而告成功督餉雲中行收市法糧草少亦報中權貴不得把持公所至著績隨事奏功其通才哉抑有此純心也惋遇　泰陵心膂足寄帷幄嚮咨如謂去塞刼虜之非策謂兩廣鋒木

香料之耗財謂漕運京操之累軍補帑山閣部大臣
則權不旁落謂以揭帖論事則弊斷鑿勅斜封議沮
騰驤四衛之冒充議省光祿之冗費戕中貴鎮守
之毒害閣司寇讞獄怍　古救解之王文肅才堪大
用亟薦之李本緣外戚干大帥力格其傳奉之擢
部落要驟還策任其選部造膝矢謨詳具宣召錄者
無非宗社之至計經國之遠猷也惟公故無[illegible]援例
此於忠蔡茲特恭同僚之怨言宮門之飛語咸能容
之若蔡謝茲無水乎契　泰陵眞聖主哉公自[illegible]侍
予告歸構小堂於先壠之次讀書其中作東山賦以

見志平生不為人通私書請託潘臬太守令往造者不許謝薄田僅足供衣食里隣或肆侵奪任弗與爭嘗有李某併其世産族人走書告公公置其尾曰昔詹尚書家亦有是詹報家人詩曰四隣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我雖不及古人望爾輩弟為詹氏子孫也公言財貨惟務農服賈凡力得者儉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已有子孫視之亦不慎惜況官貸悖入者乎後起大司馬歸仍居草堂再著東山後賦歲並乘騎往來山水間于始祖塋次作敦本堂歲舉二祭祭畢有燕以

合族人爲家規誦于燕所訓之族人貧不能存死不能葬長而不能嫁娶者皆有賙恤歲侵族丗饑當玉帶買穀賑之常欲效范文正置義田以無貲未就公居鄉忍讓敦睦類若此惟公轄廣東府常乘小艇訪白沙白沙問其學曰予存心之功十九致知之功十一公之建樹良有本哉又聞公語陸吉士曰仕途不可廣交受人知只如朋友若三數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惟公剛者之交如李文正張簡肅戴恭簡山林之交如陳白沙李大崖輩眞可了一生耶吳司空廷舉云憂民如有病對客似無官公之謂也李文正謂

公與物無忤臨事有為林司寇俊稱公清約如知白
先發如希文公望如彥國能處大事如子明確評哉
維風編
初呂夫人卒繼齊卒公纔四十幾即不再室宦遊四
方惟携一僕所得俸資悉寄之帑藏在閣開冊計一
夕遂行僚友皆不及知道旦清戎御史張勗者追至
四十里為別　兵部時上一日召公與戴都御史珊
同至榻前諭曰爾輩諸司事俱奏行巡按御史豈以
此官公道可托耶珊顧公未敢對公進曰御史者一
年一易無久交無繫肘是故責成之耳　上曰責之

誠是但權之所在惟有識量者能不移否則恃寵好
奉承任喜怒將以是爲非以賢爲不肖民不被其澤
矣爾珊自今遣御史務擇老成有識量者毋用輕躁
新進之人仍以此意行令御史知之珊承　命與公
退歎曰　聖諭諄諄可謂深中時病矣　戶郎李夢
陽劾奏元舅張鶴恣不法語侵宮掖　上大怒捕繫
詔獄越數日　上召公議邊事畢諭曰李某後生進
言太戇因下之獄頃有告朕避罪諫官之名勿貸法
司杖而出之爾謂何如公卒未及對　上遽曰此某
意非善欲因而捶殺之以快宮中之忿耳公頓首曰

聖明洞見人情至此豈徒言事之人之幸公退上
疏乞賜曲宥奏入未移時候本吏來報云有 旨釋
夢陽矣　每朝罷百官侍側宣公循御陛傍入講論
移時諸寮咸嘖嘖稱賞而大臣多不悅之三學士或
於閣門伺公出問　上所言皆有朝士賦詩曰當時
密語人不知左右惟聞手尊羨益紀實也　公尤善
知人自兩廣來經某所總帥毛倫謁公舟中拜起涕
泣不已公曰奸人之雄也竟公任按用後果附逆
瑾成輸歸至某所遇都御史某見其騶從服食之盛
公曰富貴之徒也必不善其後李皆如言邑舉人張

某會朝鮮使於禮臚使見其背趾因問公起居某詰其故曰吾聞中國有李西涯劉東山某復扣其執使畫地徐曰是何待言鄉人令廣中還安南使者入貢問曰爾鄉劉司馬遠戍西鄙今安否其爲夷狄所重如此 典宮言行錄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閻仲宇傳

閻仲宇字叅甫陝西隴州人成化乙未進士初授豐山縣令擢監察御史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分理臨清時有妖僧稱彌勒佛以惑衆者仲宇擒之寘於法陞浙江按察使左布政尋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時洞庭襄漢間劇賊充斥苗復為患仲宇先後設謀擒之捷聞降勑獎勞錄其一子為錦衣衛冠帶總旗晉左副都御史未幾命督理宣大邊儲尋陞兵部右侍郎本部尚書奉勑提督團營仲宇資稟端重冠貌魁梧爲御史時 憲廟頗眷注之居官悃愊以

寛和爲政故在臨清時有閫老人之謡然所在稱治其爲尚書甫滿歳都御史劉宇巡撫大同以萬金賂瑾欲奪其位仲宇遂移疾求去再疏得允加太子太保賜勑給驛歸仍優以輿隷月廪廕錦衣衛百戸一人時人以爲幸正徳七年八月卒賜葬祭如例

兵部尚書胡汝礪傳

胡汝礪字良弼別號竹鹿其先應天溧陽人也祖士真以醫累謫戍寧夏左屯衛遂爲寧夏人生既周歲奇異駭衆見文字紙輒誦子曰字聲韻琅琅不類孩提七歲誦孝經喻大義常與羣兒嬉戲別土粗細爲糧皆无傑爲倉貯之又作行陳相鬬約勝者商工以賚長老過咸訝其不凡也十三四歲能詩賦文字與行輩談說多涉時務若老成人言十八歲提學恭忠簡公試其文曰此子當大成蓋國士也鄉士大夫亦遜曰胡生學力果器量深知見明不易及也二十二

歲中陜西鄉試明年舉進士授戸部主事監理清源
局粟力祛宿病猾吏莫之敢奸後進郎中丁父憂顯
用朱子家禮西夏之人至今倣之服闋授戸部郎中
督餉山西不至期歲邊儲告裕北虜犯大同無可與
守者冢宰馬公擢知大同於是總戎重臣不束其下
毒及兵民乃曰此內難靼也身病　學忤重臣遂
疏疾求去冢宰用　廷議覆奏其可大用眞無疾亦
可用不可去　敬皇命之乃卒不去越二年陞順天
府丞期年進府尹順天雖首善之地勢族豪右十七
其民動遭齟齬彌低昂其間戚畹之內亦有陰受其

恩者孫進戶部右侍郎　勑董宣府邊務尋改兵部
左侍郎兼僉都仍涖邊政拓宣府屯田尋進兵部尚
書未任卒于官年未半百而爵位已極且鴻材大略
著于兵食童子時嬉戲不偶然也幼時陳大夫人病
目暴熾方讀書歸見之曰母目若此吾何忍用明也
乃捐書不治絕其滋味夜焚香祝天形容憔悴居三
月母夢神人告曰爾無慮爾目爲也爾子之孝爾日
爲富愈矣夢覺腫翳漸殺不旬日而愈至爲主事聞
祖母酒大夫人之訃哭踊幾絕外寢素食期年而後
已弟汝楫同學教愛篤至汝楫舉進士今任江時以

府丞提調順天鄉試勿遽中猶爲作爲政要略一帙予之其言今視之皆可爲式也鄉同年任良者居大學貧不能堪然孤介不干於人蒙面資卦以自給故相識者皆莫知也時在戶部獨禮之良且死無子其妻不能具棺也買棺與歸其喪同部主事壽儒死于官妻子孤弱遺弟汝用歸其喪交友趙儒死於大學令弟汝揖歸其喪語曰種苗看豐交友看窮比罷之合惡乎有於人稱其善與人交云當其守大同即以文章詩賦名今所遺有竹巖集若干卷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竹

堂王公敞墓志銘　　靳貴

正德五年庚午春三月兵部尚書缺　上用廷臣薦以王公敞爲尚書統天下兵政未幾叛賊何錦擁宗室寘鐇反於寧夏殺鎮巡重臣僞置官職招誘諸鎮兵索地圖勢甚猖獗公仰贊廟議出兵討罪起遂菴楊公爲總制易置陝西諸將分別無罪族屬脅從者不治甫三月逆黨伏誅寧夏平當是時逆瑾方播毒人心恟恟震恐微公與二三元老鎮之以靜協心同力舉薦得人而處置中幾宜其戡定廓清未若是

逮也公之功可等常視哉無何公懇乞休致乃賜勅
給驛還鄉命有司月給米歲給輿夫以示優寵時正
德辛未夏六月也又四年卒計聞贈太子太保賜諭
祭者四命工部營兆域皆異數云公諱敞字漢英別
號竹堂其先浙之衢州西安人洪武初以尺籍隸錦
衣衛遂家南京曾祖國祥隱德弗仕祖寧父忠俱以
公貴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祖妣祝氏妣
張氏贈夫人公少警敏選爲應天府學生有時名提
學御史戴公珊婁公謙俱稱爲國器成化庚子以詩
經薦於鄉明年辛丑中會試第三人賜進士出身乙

已授刑科給事中出閱四川建昌松潘諸鎮邊備指
處有法軍餉賴焉還上便宜六事其一言邊鎮往時
歲起礦夫若干今事旣革而夫尚爲權家所占請罷
免從之丁未陞工科右給事中弘治戊申　孝宗即
位賜一品服使朝鮮國其國主令陪臣出女樂燕公
公曰　天子在諒陰中吾何忍聽此其國君臣相顧
媿歎乃遣去己酉陞左給事中充禮部會試同考官
辛亥陞都給事中奏減兩京內府柴薪夫又奏以各
科所積柴薪餘銀助修六科朝房工費其餘悉疏甚
多章上輒毀草曰吾職當爾不可以是沽名也乙卯

推補通政司右參議敖奏稱　上意丁巳進左參議
戊午陞左通政壬戌丁母憂服闋仍爲左通政正德
丙寅進通政司使初天下章奏皆諸吏分掌出納得
緣爲奸至是置大匱列後堂親封鑰之弊遂革戊辰
以考績陞兵部左侍郎仍掌章奏庚午歸本部尋陞
尚書公以本部任重勤愼益甚每選天下官必詰其
履曰此皆我祖宗報功之盛典非倖致者比毋事深
刻寧過于厚可也武功黃選簿在内府印綬監凡遇
除選必入内查對輒爲所難例納賄乃得如期公視
請謄副於部以便選法命兼提督京營戎務賜衣

又賜玉帶夏四月以平寧夏功加太子太保蔭子會爲錦衣百戶時瑾甫誅公申明舊章凡瑾所更置盡革之山東及四川盜繼起請增設諸要地兵備憲臣定賞罰條格分令巡撫官提督軍民兵操備其用諸將官及薦總制大臣皆協一時才望異日羣盜平公之功亦不可泯也辛未郊賜麒麟服又賜綵段衣公以盛滿爲懼乞休致疏七上乃得允既歸皆居東山日與朋儕賦詩爲社社篇章傳播一時人以爲香山洛社風天性孝友母夫人迎居京師以能養開從子企愛若已出欣爲國子監生人有犯不與較風神清散

若於世故不經心者然所任輒有能聲凡建白多切事宜通國體比主兵政大變猝至以身當之進納羣議行之不啻已出垂紳正笏於巖廊之上不數月疆土復安人始服公不可及公見人煦煦若和易無崖岸而實廉潔自將雖不可易其在兵部凡餽謝悉却之其餘歲積柴薪炭餘毫髮無取銓曹贈官疏特以歷官清慎稱之豈今冢宰陸公同寮寀處久故知之眞耶距生景泰四年癸酉得壽六十有二

辨舉進士時太保公方爲兵科都給事中厥後累遷

至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璘以里閈後進傳游門下公
融朗樂易交友務盡厚凡鄉之貴賤人至京必召與
飲殽醴豐肯僮僕侍奉謹恪門内秩秩大不類尊貴
家聲勢及謝政屏居歲時伏臘爲酒讌召親戚知舊
相與娛樂視仕宦時無替嘗薦以從子補國子生當
官盛時即乞骸骨二事並高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八終